

中國邊疆學會叢書第一輯
黃奮生編著

邊疆人物誌

正中書局印行

舊

中國邊疆學會叢書總序

我們的邊疆，是我國土地的一部分，我們的邊疆民衆，是我國人民的一部分，一切統一，本來無所謂邊疆問題。不幸帝國主義者壓迫我國是先從邊疆下手的，在這一二百年之內，他們使盡了威脅利誘的手段，以求達到土崩瓦解的目的，實已形成了極度嚴重的局勢。當這魔手初伸進時，一般知識分子目覩危巖，奔走駭告，想促起國人的注意。所以清代道光咸豐年間，雖值漢學極盛之後，士大夫的中心學問是研經考史，和實際社會脫了節，然而究有一般漢學家跳出傳統的學風，在古學之外更注意到當前的邊疆情況，像張穆著『蒙古游牧記』，祁頴士著『藩部要略』，何秋濤著『朔方備乘』魏源著『聖武記』，龔自珍著『蒙古圖志』和『西域置行省議』，這就證明了他們感覺的敏捷和對於時代的正視。當時有了這一點研究基礎，論理早該激發朝野的同情，加以開發和防範，把我們的邊疆問題掃除淨盡。無如我國積習太深，這少數的知識分子的呼喊，總驚不醒多數人民的濃睡，到了光緒年間外患更酷烈的時候，研究邊疆的空氣反而沉寂下來了。一望近數十年來帝國主義者的調查工作和出版物，好像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真使得我們又痛恨又慚愧，痛恨的是這般反客爲主其結果必然是盜憎主人，慚愧的是我國太沒有人只有靜待着他們的

欺侮而已。

古人說得好，『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敵人對我們不懷好意，由來已久。滿鐵會社出版了無數種滿蒙調查報告，我們是看見的。他們的御用學者矢野仁一等發表了『滿蒙非支那領土論』，我們也聽見的。聽見了沒有表示，惹得他們的首相田中義一得意洋洋，上奏天皇，說我們已默認了。爲了我們這樣的麻痹，別人試探了渾若無事，這纔激動了敵國充分的野心而有九一八的慘禍和七七的奇變。這一次的戰事是我們有史以來未嘗有過的狂風暴雨，我們誠然是太痛苦了，然而一究這痛苦的原因，實在簡單得很，我們有了廣大的邊疆而不知道開發，也忽略了團結，帝國主義者怎肯不利用了這一個弱點而大行其掠奪呢！要是我們早能接受道咸以來先知先覺的指導而繼續努力，我們在自己的地方上工作，無論就哪一點說，總比帝國主義者容易萬倍，然而我們時時處處把工作的機會拱手讓人。籬笆不紮緊，鑽進野狗是必然的，這不怪自己怪誰？近年眼看東北被占據，內蒙的一部分被誘惑，又繼之以沿海一帶的淪陷，國府被迫而西遷，可說是我們空前的恥辱。然而否極泰來，空前的覺悟卻也由之而起，優秀分子都到了西北和西南，開發的事業着着進行，每一個國民的心瓣上都展開了『邊疆』兩字。大家知道要抵抗敵人必當從根本下功夫，這功夫便是敵人處心積慮已在我們的邊疆上埋頭工作幾十年的，現在我們該迎頭趕上了。所以這個時代是我們邊疆學的啓蒙時代，我們該捉住這全體國民的空前的覺悟而起作大聲的呼

喊，喚起一班內地的同志不辭辛苦到邊疆去，喚起一班邊疆的同志不阻於生活習慣的差異而樂於到內地來。彼此精誠無間，打成一片，從覺悟上奠定了工作的基礎，使得戰事終止之後，從此沒有邊疆問題，肅清了從前不幸事件的禍根！

清朝爲了統治的方便，不許人民有團結，集會給社干犯禁章，所以邊疆問題發生以後，張穆何秋濤一班人雖是熱心，只可入自爲戰，無法組織團體，分工合作，把一個人擔負不起的事情由一個團體來擔負。現在清朝倒了，我們國民獲得了集會的自由，而解決邊疆問題乃是一件大事，必得有了系統的組織，方始可以發揮偉大的力量。我們感到這一層需要，所以守鈺奮生於民國三十年在陪都集合同志發起中國邊疆學會，同時鶴天在榆林，頤剛在成都，彼此不謀而合，都成立了同樣的團體。會名是一致的，宗旨是一致的，準備擔負起的任務也是一致的，這真可說是一樁奇巧的事情。然而這是奇巧嗎？乃是時代的需要如此，不容我們不如此，這需要太迫切了，它逼得我們非接受這任務而立刻發動不可。用宗教的話來講，這就是上帝的默示。個人縱有微勞，然而太渺小了。我們爲了發揮更大的效能起見，經三方面往返協商，這三個學會就匯合而成爲一個整體，推陪都的會爲總會，榆林的爲陝西分會，成都的爲四川分會，會員陸續登記，現有六百餘人，包涵了邊疆的領袖人物和內地的黨政軍教各界人士以及對於邊事深感興趣的青年。固然經費不充裕，各種計畫尚不能如願進行，然而大家本着救國建國的熱忱，要從邊疆工作上來負荷起

時代的使命，這一個目標是完全沒有兩樣的。

在本會成立宣言中，指明我們的工作共有五項：一是促進民族的團結；二是考察邊疆的情形；三是研究建設的方案；再有兩件是關於出版的，第一項是編纂邊疆叢書，第二項是發行邊疆期刊。兩年來，在期刊方面，總會有『中國邊疆』月刊，陝西分會有『邊疆』雙週刊，四川分會有『邊疆週刊』。現在這一部叢書的編輯，也是實踐這預定工作的一個表現。本會的會員，有些久在邊疆做實際工作，有些雖未久住邊疆卻也作過萬里的遨遊，他們都有豐富的經驗和閱歷，有些雖未深入邊疆而確是對於這問題研究多年的，也有不少的心得，把這類材料寫成著作，自可供應大時代中人們的渴望。現在先出第一輯十冊，大致偏於史地和政教兩類，各冊的分量雖有多寡而都可說占有相當的學術地位。我們還打算廣續作第二輯以下的編纂，把關於邊疆的政教、史地、經濟、社會、文藝、各部門的著作，在一定的計畫之下，分配在這部叢書裏。這固然是個奢望，但只需我們的工作能隨着時間而推進，會內外的專家肯給予以扶助和指導，這原是一個很平常的希望。

本會叢書承邊事專家及會員諸君子惠賜佳著，又承正中書局予以出版的便利，我們敬在這裏致無盡的謝意。『學術切於人生的日用，文化歸本於建國的基業』，這是總裁在『中國之命運』裏所指示的，正道出了我們編輯這部叢書的苦心。我們要使已未賜稿的同志都乘着這個宗旨而奮闢，我們要從邊疆的學術文化裏造起廣博的建國基業來。我們決不願

使道威聞的先進專美於前，也必不肯讓帝國主義的御用學者懷着惡意在我們的旁邊越分包辦，我們要挺起脊梁，鼓起勇氣，用了自己的一點一滴的血汗來盡瘁於這方面的工作，爲後來人闢出一條大道。我們知道，學術工作不動則已，只要動了，總是會前進的，後人是一定勝過前人的，我們酷望後起的人們把他們血汗造成萬分光華燦爛的研究和著作，由他們的精神感召而把現在號爲荒寒的邊疆建設得美麗輝煌。但我們處在這時代也不該妄自菲薄，我們要盡力抓住了這時代的共同的斬向而完成一個啓蒙運動，不虧負這時代，把我們工作的成就貢獻國人，作他們認識邊疆和建設邊疆的必要的初步參考資料。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中國邊疆學會趙守鈺顧頡剛馬鶴天黃奮生同序。



賀序

吾民族發源最古，歷代版圖遼闊，余於黃君別著之「作戰五年來之邊疆」一序中已論及之，因此我民族之中，雖有漢滿蒙回藏之殊，要屬同原一祖，誼篤弟昆。國父謂我中華民族即爲國族，與其他國家之由若干民族組合而成者迥不相同，蓋信而有徵也！惟是國內面積，西北廣而東南狹，近代漢族人口，咸集中於沿江沿海諸省，而邊疆居民甚稀，土曠不治，實啓寇心，且各族文明無由交流，情感無由增進，亦非謀國計深遠之道也！嘗試考之，新疆青海之面積七倍於蘇浙皖三省，而新青寧三省之人口，每方里平均不過二人。說者以爲其地磽瘠，無水草五穀以宜民居，而其實則不盡然。綏遠平原、河套平原、寧夏平原、甘肅西部沃地、塔里木盆地、伊黎坳谷地以及準噶爾尺山北麓諸地，皆宜耕牧，或產棉、鹽、及金屬，而蘊藏之煤油尤富。近據地理學者之言，邇年太平洋暖流趨向渤海，我國北方氣溫，普遍升高，而雨量亦宜植物，吾人其何可以苦寒磽瘠視之！

黃君是書專輯邊疆人物，其爲教政領袖，且有貢獻於黨國，或參加抗戰者尤特誌之。本屬人文之紀述，然吾人讀張籍、班超諸傳，慨然有投筆萬里之志，且張班諸輩，風氣所倡，當時漢代朝野，均以邊事爲亟，輸粟移民，以實塞下，亭堠有守，國賴以安。今當邊

自序

抗戰前我在南京編蒙藏刊物的時候，曾寫了十幾位邊疆人物，用「雪心室」筆名發表。西來重慶時，刊物未帶出，寫過的十幾位人物，已不復能記憶其顛末。雖是到了重慶後，仍未拋開編輯邊疆刊物的生活，但我沒打算舊事重述。一天，我的一位鄉友朱少逸先表（當時任蒙藏委員會科長）給我來信，問「雪心室」其人現在何處？希望向他借在京發生的邊疆人物看看。我好笑而幽默地答復他：某人現在某處。他明白了，後來和我見面時一再鼓勵我繼續地寫。但因這幾年的瑣事牽纏，戰時生活的高壓，僅斷斷續續地寫了幾位人物發表，直到最近才一氣寫成。然而這位鄉友，前年從西藏回來後，頗有鬱鬱不得志的神情，不久因病逝世。現在他的墓木已拱，我才完成了這點工作，人生朝露，居今思昔，不禁興起無限的感觸。

邊疆人物（僅以現代的為範圍），就廣義說，凡是對於邊疆有偉大貢獻的國人都。這樣寫起，確實不少。但這本小冊子是先從狹義的邊疆籍貫的人物寫起，將來有機會再寫廣義的邊疆人物。而我對於所寫人物的標準，或係邊疆地方的政教領袖，或是對於邊疆及黨國在各方面有相當的貢獻，尤其是有功於抗戰的邊疆人物。而我寫人物的態度，是本着

「嘉善而矜不能」的古訓，在好的方面多所表揚，在事蹟方面力求翔實，而關於各個人物的思想生活尤爲注意。事前曾製就了「邊疆人物誌徵求資料表」向各方發出，並且除我知道其生平的人物外，在關係方面，盡力訪問，以求符合客觀的事實；但爲了資料表未能全部寄還，或因我知道的太少，容或有邊疆的賢豪無名於此小冊子之中，滄海遺珠，這是我深爲惶憾不安的。因此仍將徵求資料表附在書後，希望海內諸君子就其所知，詳予填賜，以便再版或續編時加入。

爲了時間和篇幅的限制，這本小冊子。僅包有二十幾位人物。尚有若干人物資料已搜齊，將來另輯一冊，未能同時刊入，希邊疆賢達原諒。這本小冊子裏面政教人物的生平事蹟，大概都扼要的敘到，尤其關於蒙藏的四位宗教領袖，兼追述到他們的歷代事蹟，以明前後原委，而符佛家「本性不昧，仍屬一人」之旨。這雖是一本人物誌，也可以當作一本邊疆小史看；更用通俗的文字寫出，使一般青年學生和渴望明瞭邊情的國人，可以減少看一般邊疆書籍生硬艱澀的困難。現值中央號召開發邊疆的聲中，這本小冊子或可引起國人愛護邊疆的情緒。

黃奮生於三十二年十月序於重慶玄壇廟南園中國邊疆學會。



達賴喇嘛

「天上的太陽月亮，地上的達賴班禪」。這是藏人尊崇他們宗教領袖的兩句諺語，由此可以知道信奉黃教（即喇嘛教）的蒙藏人民對於達賴班禪崇拜到怎樣的程度。達賴班禪是黃教始祖宗喀巴的二十大弟子，宗喀巴於元至正十七年丁酉（一三五七）歲生於青海西寧塔爾寺，成道在西藏的甘丹寺，到了明永樂十七年己亥（一四一九）歲圓寂。（一般史書稱他生於明永樂十五年丁酉，這是差了一個甲子之誤）。宗喀巴最初學經於紅教帕思巴後裔薩迦廟的呼圖克圖，後來他看到紅教專持密咒甚至吞刀吐火，失去了佛教的戒定慧宗旨，於是他起而改革，創設黃教；用黃色的衣冠，以示與紅色有別；用「呼畢勒罕」轉生的辦法，以示與紅教的娶妻傳子不同。而根本上紅黃兩教所奉的經典並沒有什麼差異，不過在紅教徒舍本逐末日趨腐化之際，有宗喀巴大師奮起作此革新運動，有了煥然一新的方法，精神和紀律，因此黃教的勢力就取紅教而代之。

當宗喀巴示寂時，遺囑其二十大弟子，世世以呼畢勒罕轉生，演大乘教。所謂呼畢勒罕就是自在轉生的意思。在宗教上說，人們妄念未除，皆隨業轉生，不能得到自在，常轉常迷，自己不會知道。至於妄念已蕩滌淨盡，證得菩提心體，就能自在轉生，隨緣示現，度

國家圖書館



002900301



世濟人。這就是呼畢勒罕的意義。

達賴譯義爲「大海」，喇嘛譯義爲「無上」，達賴喇嘛就是說「無上之大海」，以表示其道德的深廣猶同大海無所不納，無所不容。

達賴第一世名叫根敦珠巴，在明洪武二十四年（一三九一）後藏霞堆地方出世。係多里隆贊汗之後裔，世爲藏王，嗣位後悟救世濟人之道，乃舍位出家，改名羅倫嘉穆錯，皈依宗喀巴大師，紹傳黃教衣鉢，創建札什倫布大寺，年八十四歲，在寺圓寂。

第二世名叫根敦嘉錯，在明成化十二年（一四七六）後藏札朗地方轉世。嗣法統後，設置第巴等官，代理兵刑賦稅，稱弟子爲呼圖克圖，分掌教化。創建瓊科爾汪廟，精嫻佛典，極爲藏人信戴。到了明正德時，活佛的大名傳到中國，明武宗遣使往迎而未來，年六十七歲圓寂。

第三世名叫鎖南嘉錯，在明嘉靖二十二年（一五四三）前藏堆喇地方轉世。道法圓通，「其人實得禪定，慈忍淵默，雖具他心宿，命通而不自耀」。青海河套蒙古聞聲嚮服。一生好殺善鬪的順義王俺答，躬入西藏迎至青海，修建仰華寺來供奉，大會諸部飲長生水。他戒俺答好殺，並創十善福政。蒙古諸台吉奏言：「今屢世戰鬪之餘，聖喇嘛與大力汗相遇，伏願自今將湧血之大江，變爲溢乳之靜海，普徧衆生，無有窮極」。俺答受了鎖南嘉錯的感化，自此領導蒙人接受了黃教的洗禮，持戒誦經治齋禁殺。一個戰鬪的民族

從此轉變成溫柔和平的習性。這是蒙古歷史上一個大的轉變。當時蒙古在崇拜之極，其上鎮南以「聖識一切瓦爾齊達賴喇嘛」之尊號，達賴二字即由此起。紅教中的大寶大乘諸法王亦皆俯首稱弟子，改從了黃教。鎮南受了俺答的勸告，致明大學士張居正番書一紙，譯稱：「釋迦摩尼比丘鎮南堅錯賢吉祥，合掌頂禮朝廷，欽封幹大國事閣下張，知道你的名，顯如日月，天下皆知有你，身體甚好，我保佑皇上，晝夜念經，有甘州二堂地方上，我到城中，爲地方事，先與朝廷進本，馬匹物件到了，我和闡化王，執事賞賜，乞照以前好例與我，我與皇上和大臣，晝夜念經，祝讚天下太平，是我的好心，壓書禮物，四臂觀世音一尊，鬘穗二段，金剛結子一方，有閣下分付順義王，早早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虎年十二月初頭寫」。俺答亦有稟帖，爲達賴轉乞通貢。明神宗遣使齎冊印往迎未來，年四十七歲圓寂。

第四世名叫雲丹嘉錯，在明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蒙古圖克隆汗族敬格爾家轉世，十四歲入藏，年二十八歲圓寂。

第五世名叫阿旺羅桑嘉錯，在明萬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四月八日轉世於前藏崇結薩爾合王家，與釋迦牟尼的生日相同。這輩達賴才握有法王兼理藏王的大權，其首相桑結建立了西藏政府與拉薩行政，與現存的政制相彷彿。清崇德七年他同班禪派使到盛京進貢，相約共行善事，並呈獻必當一統的卦驗。八年遣使入藏回問達賴班禪，這是清朝通西

藏的開端。順治元年達賴班禪二次派人入貢，九年達賴至北京展覲。順治在太和殿接待，興建西黃寺給他住錫，封他爲「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普通鄂濟達賴喇嘛」，授他以金冊金印。因此在這輩達賴實際上才享有法定的法王地位，以前的幾位才被同樣的追封。達賴行時派八旗兵護送至代噶地方。回藏後重修布達拉宮及前藏各寺院六十二處，又創修西康等處廟宇三千零七十處，康熙二十一年圓寂。

第六世名叫羅桑仁青策養嘉錯，在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轉世於捫地松度地方，爲第巴桑結所私立。當時後藏的拉藏汗極力反對，另立博克達山之伊西嘉穆錯爲六輩達賴，但青海蒙古仍認爲是假的。前者於康熙四十六年在奉命赴京途中，行至青海圓寂，年二十五歲。相傳「達摩創法震旦，有一花五葉之讖」，至達賴六世果然發生了衣鉢繼承問題。

第七世名叫羅桑噶桑嘉錯，在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轉世於西康裏塘地方。當時因青海蒙古正鬧着伊西嘉穆錯的假達賴問題。康熙命此輩達賴，暫居青海，後來隨着策妄阿喇布坦侵藏事件的解決，於康熙五十九年送至布達拉坐床，並將拉藏汗所立之伊西嘉穆錯帶回北京，不久因防準噶爾之亂，移居西康。到了雍正十二年纔由果親王和章嘉呼圖克圖送歸西藏。從這輩達賴起，西藏不封汗王，用四噶布倫分掌其權而總其成於達賴，年五十歲圓寂。

第八世名叫羅桑降白嘉錯，在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轉世於後藏拖結熱拉岡地方。在這輩達賴住世期間，清廷在藏有兩大建樹：其一為政治的提高駐藏大臣之職權，與達賴班禪平等，確立中國在藏之完全主權。其二為宗教的創設「奔巴」（金瓶）呼畢勒罕聖籤制度，年四十七歲圓寂。

第九世名叫阿旺隆安嘉錯，在嘉慶十年（一八〇五）轉世於西康。爲了靈異迭著，特旨免于製籤，定爲呼畢勒罕，年十一歲圓寂。

第十世名叫阿旺羅桑降擺丹增楚臣嘉錯，在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轉世於西康，年二十二歲圓寂。

第十一世名叫阿旺格桑丹貝卓密克珠嘉錯，在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轉世於曠達地方，年十八歲圓寂。

第十二世名叫阿旺羅桑丹貝甲木參稱勒嘉穆錯，在咸豐六年（一八五六）轉世於沃卡壩卓地方，年二十歲圓寂。

從第一世到第十二世的達賴，我們已簡略地敘過了，請一述本文主題的第十三世達賴。

十三世達賴名叫阿旺羅桑圖丹嘉錯，在光緒二年（一八七六）五月五日，轉世於拉薩東南達波藍敦地方。這一輩達賴是清末和民國的風雲人物。因爲帝國主義者的勢力撞開了

中國的大門，發展到中國的邊疆，所以他的處境較以往歷輩的達賴都爲困難；他的應付較歷輩達賴都爲複雜。正惟如此，纔表現了他的政治的才能。當第十二世達賴圓寂不久，西藏的大德喇嘛，密往各方尋訪轉世之靈童，到了班登摩索爾噶摩海（其義爲佛母海）齋戒禱告，祝神示以所在。忽然海中幻出一影，形勢奇異，屋宇軒敞，其中有兩老一幼。衆喇嘛認爲是達賴的父母及其本身之預兆。分途訪尋。終至拉薩東南相距有三日行程之達波藍敦地方，發現與海中見到的形影相同，就在這裏覓得達賴。這時正當冬令，而達波藍敦這個地方花木盛開，達賴所居之屋宇頂上時常發現虹彩，這是藏人認爲靈異之點。還有當十二世達賴圓寂，面對着東南，後來將他的靈位移到大殿，安置龕中，面向正南，不久又自行轉向東南。於是全僧俗宣傳呼畢勒罕應在東南出世，後來果在拉薩東南達波藍敦地方尋獲，這又是一椿靈異。

呼畢勒罕尋獲後，第八輩班禪率同拉薩僧俗人等出具圖記，請求駐藏大臣松桂代奏種種靈異，免去奔巴抽籤手續，定爲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光緒四年正月十二日，在貢湯德娃尖寺，由班禪披剃授戒，取定法名。六月十三日迎至布達拉坐床，銷去呼畢勒罕名號，他的父親工噶仁青，被賞給公爵寶石頂戴花翎。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由正榮增師傅傳授格隆大戒。十一月初二日他接管政教事務，這是他政治生涯的開端。在他未秉政之前，政務是由正榮增師傅第穆呼圖克圖掌辦。在第穆還政後之六年，達賴因第穆對他詛咒，就以果

決的手段將他處置，並將他的財產全行收沒，同時請駐藏大臣裕綱代奏，將第穆呼圖克圖名號永遠革除。這是他秉政後政治上敏捷果決的驚人措施。

在達賴降生的那一年，正是中英訂立芝罘條約允許英人由內地入藏探訪的一年。這象徵着西藏從此多事，同時象徵着達賴一生與英人糾纏不清的一個起點。果然在達賴秉政的前幾年，先有藏人反對麥加勒由印度入藏調查；次有藏兵開入哲孟雄，在薩吐設卡以隔斷哲印交通，並且在哲印邊界建築砲台，以致引起了藏印之戰，而藏軍結果敗北；再次在藏人反英，英欲侵藏清廷無能的情形下，先之於光緒十六年訂定了藏印條約，中國承認哲孟雄歸英保護，繼之於十九年又締結藏印續約，把亞東開為商埠。藏人一向在哲孟雄的游牧因此而受了限制，他們的生活遭受了壓迫，於是反英的情緒更加高漲，對於清廷的軟弱，亦發生了輕視之心。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成長的達賴，自然決定了他秉政後的反英政策。

這時帝俄經營中國的東北，已有了相當的基礎，乃轉而覬覦秘密的西藏。中經達賴少年時代的師傅布利雅特蒙古人佐治野夫的拉攏，達賴走入了親俄的方向，派佐治野夫為專使去俄，上俄皇以「護法皇帝」的尊號。俄國報紙盛讚達賴此舉係承認俄國為「唯一無二」的國家足以毀滅英人詭計者」之表示。在佐治野夫回藏復命的時候，帶有若干俄國贈給西藏的槍械子彈及美麗的綵裝，這是帝俄企圖滲入西藏的誘餌。

英人看到達賴與帝俄的勾結，於是乘日俄開戰之際，榮赫鵬藉口藏方不履行條約，組織「遠征軍」進兵西藏。達賴不聽駐藏大臣之勸，斷然抵抗，在長槍大矛和新式火器交戰之下，終於英軍於光緒三十年八月兵臨拉薩，達賴授印於噶爾丹寺大喇嘛逃往庫倫。於是藏人在英軍的壓迫下擅行簽訂了城下之盟的「拉薩條約」。駐藏大臣有泰奉命拒絕簽字，後來雖有中英條約（光緒三十二年在北京締結）的補救，但仍將拉薩條約作為副約，滿清政府的昏憤無能，於此可見。

達賴逃至外蒙庫倫後，清廷為防止他人俄乞援的企圖，隨即派員前往保護，實際上加以監視，並且帶着朝廷賞賜的禮物和慈禧太后親手縫製的荷包。他在蒙古三十六個月，耗用蒙旗四十萬金左右，至於駝馬牛羊金銀珠玉的貢獻更不可計數。他從蒙古轉到了西寧住錫，於光緒三十四年進京朝覲，十月初十日率領喇嘛給慈禧太后祝壽。清廷加封他為「誠順贊化西天大善自在佛」，按年賞給糜餼銀一萬兩。這時正當慈禧當政，達賴朝見時行跪拜禮節，因此其心中頗有快快不快之感。

這時清廷正在實施經略川邊，整頓西藏雙管齊下的計畫。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在川邊銳意改土歸流並興辦教育、農田、水利、採礦、醫藥各種事業，駐藏大臣聯豫亦在藏興辦初級小學堂、巡警武備學堂、藏文傳習所、白話報館、商品陳列館、官印書局、施醫館等，並選派藏民赴川學習工藝，以為興工藝辦警察練新軍之預備。當此康藏政治經濟文化

各種興革初步展開之際，而川邊康人的擾亂反抗到處發生。邊吏奏報此種擾亂事件有達賴的指使作用，清廷對達賴嚴加質問，達賴含糊以應，由此他心中更快不快。

趙爾豐以武力平定康人的變亂，爲鞏固西藏邊圍，他同聯豫張蔭棠都有派兵入藏的條陳，結果由鐘穎統率川軍二千於宣統元年六月西進。達賴於同年十月由北京返抵拉薩，他知道趙氏積極經營川邊和川軍入藏的一切，一面危懼，一面怨望；加之他聯俄的計畫被清廷打破，清廷的弱點亦被他看出。於是他由反英聯俄敷衍清廷的態度，一變而爲親英仇視清廷的心理，乃於川軍抵拉薩之前逃往印度，投入英人的懷抱。清廷得到達賴出走的報告，於宣統二年正月十六日下詔「廢達賴十三世，命駐藏大臣依例求靈異小兒，立新達賴喇嘛」。這更使達賴和藏人的憎恨加深。

達賴逃至印度後，英人用攻心的辦法，對他異常優待，一個亡命的人遇到他舊所反對者這樣的報答，更會增進他的感激。於是英人操縱達賴的計謀從這個根基中而發芽而抽苗了，但英人的所費不過五千金鎊而已。不久辛亥革命事起，國家無力顧及邊事，西藏僧衆乘機而起，盡逐漢軍漢官。達賴於民國元年五月，急遽返回拉薩，高唱獨立，更令藏軍東侵，占據川邊多縣。趙爾豐的慘澹經營，至此又爲之破碎瓦解。

民國元年尹昌衡、蔡松坡分兵弭亂，聲威大振，而英人出而干涉。袁世凱希圖稱帝，終於屈服，尹蔡二氏之志，未能竟成。民二達賴又和外蒙訂立蒙藏條約，規定互相援助。

稍矮，行時尤形矮小，蓋每日盤坐蒲團上，靜思誦經祝嘏飲食，兀坐不動，久而僂腰曲背耳。日常所著外袍，係黃或紅色之厚絲所製，御蒙古氈靴，其長齊膝。彼每晨六句鐘以前起床，盥沐、更衣、飲茶一兩杯，乃開始誦禱，約兩小時始畢。於是出至坪中，引犬爲戲，凡數分鐘，隨即早餐。其飯以融解之牛乳油沃之，並有乳皮菜蔬或肉。早餐畢略料理私事，或半私半公之事，繼乃正式辦公。批閱羣臣奏稿，果於判斷，故國人稱其敏捷。尋午餐，其饅首含菜蔬乾酪葡萄乾或肉，彼最喜飲之茶及麥製麵包，亦爲其常用品。飯後再做功課，直至四句鐘止。工作之暇，登樓望途人往來路上或附近田野間，於是望遠鏡末端之玻璃鏡乃大有用。彼雖號稱神王，而情感之厚，猶然凡夫；雖承認藩籬限制爲保障其尊嚴所必要，而終不得不深感離羣孤獨之苦。四句鐘時返那布林卡散步，五時至六時晚餐，所食有通心粉湯麵包及煎炒蔬菜之屬。晚餐後與庭中數人略談，於是取犬或其他玩物娛樂半小時，然後一人單獨從事晚間之祈禱及靜思，至八時而止，閉戶就寢，一室寂然，明日始復啓戶。

這位迭經事變久歷升沈之達賴喇嘛，於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藏曆癸酉年十月三十日戌時）離開擾攘的塵世，化入涅槃，年五十八歲。當他臨寂的時候，他自知將去，對其隨侍人等，作如下之囑咐：「爾等不聽吾訓誨，吾將去矣！師兄班禪，在南京中央有力，應速請彼回，維持政教，前藏後藏僧民等，應聽班禪之教誨！中央和平，救吾等之苦

惱！於戲！」（原爲藏語）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死，其鳴也哀，雖是佛祖，亦不能免乎常情。這一短短的遺囑，有無限的愴感，並且指示了他圓寂後藏人應遵守的道途。因爲他與班禪別離了十年，所以臨寂發出了思念的哀情。因爲他明白了中央對各民族和平的意旨，所以他臨寂發出「救吾等之苦惱」的呼聲。他圓寂的消息傳到中樞之後，國民政府明令追贈「護國弘化普慈圓覺大師」封號，並派專使黃慕松入藏致祭，同時在南京考試院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這時班禪由蒙古回到南京，在鷄鳴寺內唸經追薦七日。當班禪初次警到壁上懸掛的達賴遺容，在無上的悲哀中行了跪拜的敬禮，他們兩位佛祖爲了普濟衆生示顯示嫉，隔離了十年，在這雞鳴寺的剎那，會有非常的精神感應吧？不久政府明令熱振呼圖克圖代理藏事，以安定達賴圓寂後震盪的西藏人心。

我們總觀達賴的一生，是在國家的內憂外患交織中度過。他的親英遭受了國人嚴峻的批評，但西藏屹然獨存，在他的手中未失去國家的尺地寸土，有他的過也有他的功。他對於祖國，始終若即若離模稜圓滑不能豁然開朗，投入祖國的懷抱。這一半是國際環境和歷史因素的促使，一半是被孤懸塞外文教不興的地理環境養成。我們對他又何能加以深責呢？

十四世達賴已經轉世幾年了，他現在雖是在學經時期，離親政的日期還遠，但他是十三世法統的繼承者，好像西山落去的太陽又從東山升起，照明了西藏的人心。當十三世達

賴圓寂時，對於轉生的方向及特徵留有遺言。其後大德喇嘛觀海中發現兩種特徵：一是顯現民族複雜服飾各異的地方，一是顯出意為塔爾寺之藏文三字。熱振的卜卦和護法神的識語，亦認為應在拉薩的東北地方轉生。於是尋訪靈童的喇嘛於二十五年行抵青海塔爾寺，適值班禪駐錫此地，對尋求達賴的後身亦加以指示。結果於二十八年行抵西寧南五十里的祁家川地方尋獲，名叫拉木登珠，年方五歲，他的二哥還是塔爾寺的一位小活佛。中央據報發給護送費十萬元，派員護送至藏，十月七日到達拉薩。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奉命入藏主持轉世，亦於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達拉薩。國民政府據報拉木登珠慧性湛深，靈異特著，明令免予抽籤，特准繼任為第十四輩達賴喇嘛，並撥發四十萬元的坐床大典經費。坐床大典於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時在布達拉宮正殿舉行，到有中央及西藏的官員五百餘人，吳委員長的座位在達賴之右，面南而坐，中央官員坐東面西，熱振呼圖克圖率各僧官坐西面東，三噶倫及各俗官坐南面北。在隆重莊嚴的空氣中完成了坐床大典。同時拉薩市內表演賽馬跳神摔角各項遊戲，表示僧俗的歡騰。同日陪都各界在長安寺設壇慶賀，蔣委員長曾親臨觀禮，在致拉薩的賀電中有：「慶溢人天，歡騰遐邇，國人尊崇佛教，素具正信，瞻望西陲，時切馳仰，弘法利生，諸維慧照」的欣慰語句。其他中樞各長官亦紛紛致電慶賀。他的經師熱振呼圖克圖給他「潔樽降巴阿旺益西丹增嘉穆錯」一個名號。最近熱振辭職後，由繼任的打札佛任他的經師。

歷輩達賴以第五世的學問道德最高，十三世的政教權勢最盛。據說第五輩達賴曾有預言：「達賴十四世如轉生青海，則道德學問比五世尤高」。我們敬祝這位小達賴佛，將來成爲五世預言的達賴。

班禪額爾德尼

班禪是宗喀巴二大弟子之一，是西藏人崇拜的明月，「班」是梵語「班智達」之簡稱，「禪」是廣大的意思，「班禪」二字的意義，是「學問淵博廣大無匹」，這是西藏班禪喇嘛的尊號。到了康熙時代勅封爲「班禪額爾德尼」名號，意思是「大慧寶珠」，這個名號一直沿用到現在。

西藏人關於達賴和班禪的化身，根據經典有不同的解釋。他們認爲達賴是欣然僧佛（內地稱爲觀世音菩薩）的化身，班禪是月巴墨佛（內地稱爲無量光佛）的化身，在神的地位上後者高於前者，西藏繪畫的佛像，就有這種表示。這雖是神話，但在神權思想濃厚的西藏社會，是值得重視的。

第一世班禪名叫凱珠，在明洪武十八年（一三八五）轉世於後藏拉堆地方，幼年在薩迦寺出家，後拜宗喀巴爲師。他同第一世達賴，襄助宗喀巴闡揚佛教的真意，改革末法的

流弊。他做過甘丹寺第三世尺巴，藏人對他極爲尊崇。明正統三年，（一四三八）圓寂，年五十四歲。

第二世班禪名叫瑣朗缺囊，在明正統四年（一九三九）轉世於後藏玩撒地方。幼時能說第一世生前事蹟，平時重禪修，不喜管理俗事，傳授第二世達賴小戒。明宏治十七年（一五〇四）圓寂，年六十六歲。

第三世班禪名恩洒巴，在明宏治十八年（一五〇五）轉世於後藏答魁地方，精修禪定，善知未來。明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圓寂，年六十一歲。

第四世班禪名羅桑曲結，在明隆慶元年（一五六七）轉世於後藏拉柱甲爾地方。他曾寫下一百零八冊的甘珠爾大藏經三部。那時後藏的藏巴汗信仰紅教而排斥黃教，一日忽然有病，指爲第四輩達賴詛咒所致，遂差人把達賴害掉，並令從此不許轉世。後來藏巴汗沈重的病勢，又被班禪誦經治好。結了這段因緣，藏巴汗纔允班禪之請求，准許五輩達賴轉世。不久青海固實汗進兵西藏，滅掉藏巴汗。他又得了厲害的病症，又爲班禪施法醫愈。固實汗在感激之餘，遂把後藏交給班禪居住。這是班禪管理後藏改教的由來。自是蒙藏人對班禪極爲尊信，頌之爲「博克達」（卽救世主之意）。清崇德七年，班禪遣使進貢，太宗詔令班禪達賴二人內，年少者拜年長者爲師，學習經典。這是班禪達賴互爲師弟的明文規定。順治五年遣使入藏存問。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寂圓，年九十六歲。

第五世班禪名羅桑益西，在康熙二年（一六六三）轉世於接推參地方。對於因明學理了解甚深，康熙五十二年晉班禪呼圖克圖名號爲班禪額爾德尼，頒給金冊金印，註明札什倫布各廟宇地方，均屬班禪管轄，第六七兩輩達賴均拜他爲師。在這輩班禪住世期中，先是後藏的拉藏汗總管前後藏事務，後來前後藏事務由貝子康濟鼐和台吉頗罷鼐分管，最後由頗羅鼐駐前藏兼攝。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圓寂，年七十五歲。

第六世班禪名班登益西，在乾隆三年（一七三八）轉世於後藏向札喜孜地方。乾隆四十五年至熱河爲高宗祝壽，高宗大爲喜悅，以仿札什倫布寺新建之須彌福壽寺給他駐錫。乾隆還跟他學習西藏語。到了北京居住西黃寺，講經放參的盛況，和五輩達賴在京的情景一樣，乾隆頒給玉印玉冊。不幸這年冬天因患痘圓寂於京師，年四十三歲。清廷飭建白玉塔以作崇祀。乾隆四十六年，命理藩院尚書博清額爲駐藏辦事大臣，護送舍利金龜回藏。乾隆親至西黃寺拈香祭送。

第七世名登必尼瑪，在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四月初八日轉世於後藏巴浪節雅地方。與釋迦牟尼的生日相同。成年後曾代理藏王，管理全藏政教三年。達賴五輩班禪七輩都是與釋迦牟尼的生日相同，而達賴班禪身兼藏王者同樣以這兩輩爲嚆矢，不能不說是一個有趣味的巧合。乾隆五十五年廓爾喀（尼泊爾）侵藏，大掠札什倫布。乾隆命福康安率兵討平，定駐藏大臣與班禪達賴平等之制。嘉慶十五年頒給班禪金冊。二十二年因班禪捐

資助賞賜平森巴、拉達克等部落，加給「宣化綏疆」封號。二十四年奉旨兼管商上事務。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圓寂，年七十二歲。

第八世名登必旺修，在咸豐四年（一八五四）轉世於脫甲竹倉地方，與十二輩達賴友愛如手足，因此前後藏政教，頗呈融洽興盛景象。後來十二輩達賴圓寂，他爲十三輩達賴剃度賜名，並親撰祈禱達賴壽世經偈。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圓寂，年二十九歲。

第一世到第八世的班禪，我們簡略的介紹過了，現在說到本文主題的第九世班禪大師。一般人稱這輩班禪爲大師，由於遵從國民政府給予他的一護國宣化廣慧大師一名號的簡稱，合他原有的尊號，就稱之爲班禪大師，但他本人對外的文件，還是自稱爲班禪額爾德尼，這原是自謙的沿用。

班禪大師同十三輩達賴一樣都是二十世紀的風雲人物。在政治上說：他從艱險的西藏，多年的飄流，僕僕於邊塞爲國家宣勞，一直到回藏中途喪志崩殂，可說是營盡了磨難困苦，同時也備受了國家的尊榮和社會的敬重。但在他的「所志未成」一點看，他是一幕悲劇的人生。在宗教上說：他雖是離開了他的札什倫布的聖地，使萬千的西藏喇嘛俗人，時興「我佛歸來」的悲歌。但他雲遊了偉大的祖國各地，走遍了美麗的祖國山河，啓建了九次時輪法會，吸收了千千萬萬的信仰門徒；他呼籲和平，呼籲團結；他振濟災黎，爲國祈禱。這樣的廣結善緣，弘法利生，在黃教史上寫上了「五百年來所未有」的史詩，因此他

又是一幕喜劇的人生。

班禪大師名羅桑圖丹卻吉尼瑪，在光緒九年（一八八三）正月十二日轉世於西藏塔布噶夏地方。他轉世前後的靈異很多，其中重要幾點，據說在他降生之前，有一菌類突然生在第八世班禪靈塔旁邊的柱上。西藏人稱柱叫噶，稱菌叫夏，其後班禪果轉世於「噶夏」地方，這是以物指地的靈異。一天班禪的母親在懷孕的時候，到大石旁邊的井上汲水，剛擔起水桶，一脚滑跌倒倚在這塊大石頭上，就留下了她擔桶的跡影，班禪降生月餘，僕人抱之，偶着其足在平滑的石上，就留有永遠不可磨滅之小兒足印。這種種靈異，傳徧了三藏，於是尋訪班禪之諸大德喇嘛，前往尋訪，就認定這位靈兒是第九世轉世班禪。在光緒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在金瓶掣籤認定。十八年正月初三日，在盛大之儀式中迎至札什倫布坐床。經第穆呼圖克圖傳授經典，因其秉性靈慧，五明之學，顯密二宗，均達登峯造極之境。

班禪大師性根仁慈愷悌，恬淡和平。他秉政之後，關懷人民的幸福安樂，拯救百姓的貧窮痛苦，因此取得西藏人民的虔誠愛戴。英人柏爾對於大師有這樣的描寫：「班禪誠爲一奇人，身材頗短，面目清潔康健，視汝微笑之時，足顯其爲全人類禱告工作之人，非常靜默神聖，同時又覺其笑，無異爲一關懷汝事深表同情之友，然則人民愛戴，豈足怪哉！西藏固貴有此種人，世界亦貴有此種人也」。又云：「西藏人素不輕泣，而當彼歸自印度，無論男女，皆爲之喜極而泣」。這足以表現大師的精神人格感動藏人深刻的一斑。

他的日常生活工作情形，當天還未亮的時候，他就起來唸經，並做他爲人類祈禱的工作，黎明時用藏茶數杯，七八點鐘就用藏糌細粥，其後開始處理公務，聽取堪布會議廳諸大堪布的報告，予以一一指示。他對國內外時事非常關心，垂詢各堪布不厭其詳，尤其對於科學上之發明或畫報一類的刊冊喜歡研究閱覽。誠如柏爾所說「喇嘛（指班禪）好動物，其花園中有一動物苑。又於最新奇之事，甚感興趣，見近代來福槍圖，即請吾言其構造，但彼最注意政治狀況」。到了十一點鐘左右，進用午餐，常食用乾牛奶粉黃油紅糖製成的糌粑，或羊肉與乾牛肉，十二點到兩點鐘是休息的時間，或小睡片刻，或憑窗瞭望外間的景物，或騎騎他喜愛的良馬，或玩玩他隨帶的獅子頭小犬。兩點以後，繼續處理公務，直至七點左右，進用晚餐，好食麵粉和雞蛋調製的麵條。晚飯後開始誦經二三小時，到了十一時左右，入室就寢。

光緒三十一年英兵入藏，達賴逃亡到蒙古。這時駐藏大臣有奏請清廷飭令班禪兼管前藏政教事務。班禪顧及師弟的感情，環境的艱難，力辭不就。這年冬季英人乘進兵侵藏之餘威，派臥克納入藏，強迫班禪赴印會晤英皇太子。這時班禪是剛過了二十歲的青年，眼看到清廷無力以抵禦英人的武力侵略，又恐怕尼泊爾蹂躪西藏事件的重演，抱着不爽權辱國的決心，慈悲救世的胸懷，在隨時稟明清廷下到了印度。當在熱娃會見英儲的時候，「臥克納令班禪跪拜，班禪未從，當稱我只在大皇帝前跪拜，其餘不行，仍行執手常禮。」

(見班禪赴印紀略頁二九後藏糧務范啓榮稟)並同皇太子閱兵七萬，徧謁印度佛教聖地，於三十二年三月回到什札倫布，建塑全國最大之向巴(彌勒佛)大金佛像。這次班禪赴印，途中英人支應，每日盧比千元，共花費了銀三萬餘兩，他不與英儲及印督提及公事。英人以「始謀未遂，不得不厚禮送歸。臥克納雖有迎接之功，而威逼情形，已登報館，探聞英廷亦未特加獎勵，且有糜費國帑，歸罪該員之謠，賞該員八閱月假期回英，另委英員百立辦江孜事。」(見同書頁三〇)從這兩段稟報裏，可以看出英人的一場用心，結果並無所獲，而班禪的苦心孤詣不辱國體，已昭然大白於世界了。

自從達賴受了英人的操縱而轉變到親英之後，這前後藏兩大領袖喇嘛的政見，日趨不同。因此前藏政府在政治上經濟上對後藏頻頻的施以壓力。喜噶孜(日喀則)宗的人民和駐軍完全改由前藏接管，並規定後藏人民向前藏政府繳納捐稅支應烏拉。在這種越逼越緊摩擦日甚的情形下，逼得班禪不得不出於走之一途。班禪已知不能見容於前藏，爲陳述藏情並恢復中藏間歷史上的關係，乃於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夜間，攜帶堪布及隨從人員悄然離開了札什倫布聖地，奔向着青甘方向的荒山僻野前進。經過納當、崗金、渡越藏青大河，穿節耶而入草地，已是七日夜了，相當於商人的一月行程。一天班禪忽然避開大道，改向西北的小路進發，隨從人等亦莫明其妙，只好跟着前走，三天到了子聰草壩，正遇着哲布尊丹巴師傅孝珠堪布的回腳駱駝百頭，解決了一行人等的行的問題。

當前藏政府得到班禪出走的消息後，就派仔本龍蝦率騎追趕，仍循着北路的大道。這時是隆冬的季節，所經過的地方，都是冰雪載道，山徑封閉，班禪的路線，始終尋找不着，不得不快然而歸。而札什倫布的僧俗，聽到班禪離去，莫不流涕祈禱他早日平安脫險！

班禪一行從子聰草場繼續前進，又迷失了路途。班禪這時信馬走去，大家亦惟有班禪之馬首是瞻。一日到了三面是山水草俱無的地方，行糧將要告罄，大家要求仍循原道折回，再打主意。班禪令人入山尋路，探出北面山谷間有一羊腸小路，惟多石稜，輾蹄之駱駝，難以通行。是夜班禪誦經祈禱，忽然天降大雪，溝谷皆平，駱駝走在上面，如履棉絮，因此得以順利的通過。下坡至一廣大之平壩，呈現出一個森林流水風景宜人的場面，山牛野熊，成羣的在林間奔竄。班禪令一行人等紮在此處休息，隨員多暗中獵取野牛充飢。這時正是十三年元旦令辰，他們就這樣度過新年。由此繼續前進，天天有三靈鴉前飛引路，靈鴉在岩頭或樹巔棲止的地方，他們就在此處下幕過夜。這樣神祕的離開了藏境，平安到達了蘭州。

這時甘青各寺院的高僧喇嘛以及蒙藏官民，聽到班禪法駕幸蘭，前來膜拜頂禮者，真如過江之鯽。當「加措」（放頭之意）之期，輒達萬人之多。不久啓錫前往北京，路上經過的大城小縣地方官吏，都熱烈歡迎。到了太原，閻百川先生，更予以熱烈的招待。這時段

芝泉先生亦派代表來太原歡迎。大師到了北京，政府已組織招待處，隆重招待。北政府又以大師傾心祖國。萬里跋涉，入京展覲，意義重大，特冊封「宣誠濟世」名號，頒給金冊金印。大師駐錫在南海瀛臺，一年有餘。

班禪大師到達中土以後，目睹國內戰亂迭興，生靈塗炭，他的籌邊抱負，既無由實現，而國事前途，又多暗淡不測，於是不禁興起「心繫西天，懷憂東土，寄身畿府，萬事蒼茫」之感。但當內戰每次發生，都可看到他呼籲和平的通電，給國人的憂鬱，添上一層喜影。與中土的人士，結了無邊的善緣。以後他就雲遊東北蒙旗各地，作擘經宣化工作，以盡其「自我安邊」之任了。他在十七年四月應東盟親王楊桑巧之請，又在楊王廟啓建第一次時輪金剛法會，參加者十七萬餘人；七月應東盟十旂王公之請，在札薩圖阿布寺啓建第二次時輪金剛法會，參加者八萬餘人；十八年四月應錫盟索盟長及十旂王公之請，在貝子廟，啓建第三次時輪金剛法會，參加者約萬人；十九年八月，復應索盟長之請，在西烏珠穆沁王府，啓建第四次時輪金剛法會，參加者五萬餘人。這是大師在東蒙三年中舉行的四次法會，東部蒙胞都引爲無上的榮幸至高的歡慰！

民國二十年二月，國民政府蔣主席，電召班禪大師來京，垂詢邊情。大師奉召後，即由遼寧專車南下，他數年來爲國抑鬱的愁懷，頓時開放一朵喜樂的鮮花。他曾經鄭重的打了一卦，認爲「蔣主席可以統一中國，致生民樂利」。這種佛祖的預言，在蒙藏人的心

中，認爲是無上的「寶貝」，其影響邊民信心之大，非千百宣傳家所可望及。他來到新都，受了黨政軍各機關熱烈的歡迎與隆重的招待，主席對他給予很大的嘉慰。此時他又躬親參加國民會議，表示五族一家的精神，予世界上的觀聽一新，就此一點，他對於國家的貢獻，可謂深且大了。他對於孫總理的三民主義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遺教，表示萬分的心悅誠服，他對於國民政府發下了矢志擁護的宏願，他並且說：「三民主義與佛教的精神是一致的」。一位代表佛教精神的佛祖，來虔誠的接受三民主義，所可能給予蒙藏人心理上的改變，是多麼巨大！這時旅居南京的青康藏人士，假蜀峽飯店，舉行歡迎大會，在布置成黃色大廳的上面，正放着一張黃緞坐椅，這位衣冠黃色的宗教大師，很恬淡慈祥的在上面坐着，兩旁坐着他的屬下各大堪布，西康活佛諾那呼圖克圖，代表青康藏民衆在離他丈遠的前面跪着，合着雙手，用流利的藏語，喃喃的致敬讚歡迎祝福之詞，約莫二十分鐘，隨後大師發出不大高吭的藏語作答，青康藏出席的人士，個個露出笑臉，引爲無上的榮幸。因為大師若是在西藏札什倫布梵宮深居的時候，有幾年來頂禮的人們，很多無緣能窺到他的穆穆聖容，更說不上聽到他的法音了。

是年六月，國民政府以大師志行精卓，翊贊和平統一，助勞彪著，特明令加給「護國宣化廣慧大師」名號，以示優異。這是革命政府成立以來對於邊疆宗教領袖第一次最榮譽而偉大的名號的加給。七月大師應東北呼倫貝爾各旗都統之請，回到該地哱經宣化，宣示

中央對邊疆民族愛護的德意。

九一八事變發生，大師從呼倫貝爾到德王府駐錫。二十一年四月到百靈廟，七月應雲王及烏盟各旗王公之請，啓建第五次時輪金剛法會，參加者三萬七千餘人。不久應北平佛教會段祺瑞、朱慶瀾、吳佩孚等各居士之請，由廟到平，十月在太和殿啓建第六次時輪金剛法會，聽經者達十萬人之多，一時蒙古僧俗喇嘛王公和時下開人，熙來攘往，輝映於太和殿之前，呈現一幅新時代的奇異圖。

二十一年十二月大師由平二次晉京，政府令蒙藏委員會妥爲招待，大師行轅設在陵園蔣委員長官邸。中央對大師依畀殷切，特派爲西陲宣化使，二十四日在國府大禮堂舉行宣誓就職典禮，林主席親臨致訓，嘉勉備至。大師答詞有「竭盡忠誠，宣揚德意，以宗教之力，上輔中樞，振導人心，挽回末劫」之語，這是蒙藏宗教領袖效忠中央擁護國家一個畫時代重大意義的表示，也就是國內各宗族精誠團結的吼聲。

大師以國難嚴重，邊事日亟，在京滯留兩月，於二十二年一月再返百靈廟宣化。時德王等諸王公正倡議內蒙自治，引起了國內外的注目。中央派黃部長紹維到百觀察，黃與各王公會談數次，沒有結果，而事情陷入了僵局。這時大師召集各王公剴切開導，多方曉諭，內蒙自治問題在佛力化導之下，方告圓滿解決。政府深嘉大師宣撫蒙民維護邊局，因有十月十八日之褒獎明令，內有：「上以闡揚中央之德意，下以激發蒙族之忠忱」之語，

其推許大師之功，可以窺見。

當內蒙自治運動受大師開導告一結束之時，大師奉中央電召來京陳述邊政，當專車到達浦口，考試院戴院長手提花籃，滿面笑容，在萬頭攢動中登上專車的會客間，向大師獻花致意。戴院長是黨國的元老，佛教的信徒，大師的灌頂弟子，他對於佛教經典，造詣甚深，所以他來歡迎大師，自然別具一種風格和心情。其餘各院部會長官或代表，一一登車向大師致候，身體魁偉番衣番帽的拉卜楞司令黃正清氏，和棲霞山的大和尚，都趕到來參加歡迎這位黃教大師。美妙的樂聲，在月臺上奏起，藏蒙旅京的學生，在那裏歡呼。在這樣熱烈的空氣中，大師下車後與戴院長並肩緩步走上江邊的輪渡，這時因為觀衆的擁擠，幾乎將大師的法體，架在半空。戴院長很高興的向人表示，「一位宗教領袖，總是容易的而且熱烈的受民衆們的接近和歡迎」。

這時適值西藏達賴喇嘛圓寂未久，政府舉行追薦會。大師躬親誦經追薦，並請中央從優追封，又派其駐紮蒙古康青各處代表，攜帶重金，分赴國內及邊地各大寺院誦經追薦。並親撰祈禱靈慧重來之經讚，分發各寺院隨時誦禱。足見大師對達賴圓寂之悲痛和同情，而其一團菩提心，絕無纖細恩怨存乎其中，表現了偉大的宗教領袖之風度。

二十三年一月，中國國民黨第四屆四次全體會議，選任大師爲國民政府委員，二月二十日在國民政府舉行隆重的宣誓就職典禮。四月，大師應王一亭、屈文六、張嘯林等各居

士之請，赴杭州靈隱寺，啓建第七次時輪金剛法會，參加者七萬餘人。當時杭州的青年學生，頗有以爲此舉係提倡迷信，因而表示反對者。旋經蔣委員長嚴電浙省當局制止，一時江南的善男信女，雲集西子湖濱，一聆大師的說法。六月過滬小住月餘，參觀滬上文化學校機關及各大工廠，各方招待，應接不暇。返京後以天氣炎熱，居住不慣，休息數日，卽乘機飛平。臨行之際，各院部會長官，多來送行，此爲大師與首都南京作最後之告別。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石青陽氏，對大師之告別，致其無限之期望。

◎

大師到平後，不久卽取道平綏路包頭轉赴伊克昭盟宣化。時雲王等各王公不遠千里來作朝佛。在伊駐錫兩月，應寧夏馬主席鴻逵及達理札雅親王之請，赴阿拉善旂宣化。二十四年二月在達王府成立西陲宣化使公署，極一時盛況，各方道賀電報，如雪片飛來。五月由寧夏專機飛赴西寧，過蘭州時甘省主席朱一民及蒙番王公頭目等來迎甚衆。當大師在寧夏起飛之電報到蘭時，蒙番聞訊，卽匍匐於地，抬首望眼，以迎接佛祖從天空降臨，誠摯之情，可以想見。嗣由蘭飛抵西寧，青海馬主席馬軍長率漢蒙藏回各界首領民衆及學校團體，夾道歡迎。大師抵青駐錫其師宗喀巴降生地之塔爾寺，進寺先參拜師像，尊師重道，禮節彬彬，引起輿情之稱贊。大師在此啓建第八次時輪金剛法會，聽經者約五萬人。大師乘此以宗教之力，廣宣中央德意，收西陲宣化上之宏果。駐塔年餘，應拉卜楞嘉木樣呼圖克圖及黃正清司令之請，於二十五年赴拉卜楞寺，黃司令率藏番官民，郊迎數百里。大師

在此啓建第九次時輪金剛法會，參加者約六萬餘人，漢番蒙藏聽衆不減塔爾寺法會盛況。綜計大師東來十五年間，舉行法會九次，宏揚佛法，廣結善緣，「班禪大師」四字，深深印入國人腦海，其造福國家之嘉言懿行，非吾人一支秃筆，所能描寫萬一。

西藏官民以大師離藏十有五年，朝夕祈禱其早日歸來。中央對大師回藏，亦復屬望殷切，因此大師以機緣成熟於二十五年九月，由拉卜楞啓錫，經拉加寺果洛拉布寺等地到達玉樹。中央特派趙守鈺爲護送專使及儀仗隊護送，到玉不久又至拉休族龍喜寺誦經。這時前藏政府雖表示熱烈歡迎，但提出請勿帶儀仗隊衛兵入藏之條件，大師在震怒之下，嚴詞指斥謂「中央爲尊重西藏宗教，故派隊送余，爾等既歡迎余回藏，應敬重中央德意及尊嚴，何得妄議及此」。由此可見大師之心，處處以國家中央爲重。

不久，大師憂國積勞，一病不起，於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晨二時，圓寂於玉樹拉卜倉行轅。據他的行轅電告：「遺體入定，嚴如生人，一週之內，氣息未變，肌膚猶溫，至七日膚溫始退，八日午玉柱雙垂，化歸涅槃」。住世五十五歲。時值政府播遷之際，噩耗傳出，舉國震驚，中央及蔣委員長均有電唁。國民政府於十二月二十四日明令褒揚追贈「護國宣化廣慧圓覺大師」封號，並特派考試院戴院長赴西康致祭。當靈柩由玉樹奉移甘孜，沿途番民致祭，莫不痛哭流涕，如喪考妣。同時政府在重慶舉行追薦大會，以申哀悼。太虛法師主辦之重慶「佛化新聞」，當時著有「悼班禪國師」社論一文，內有：「今日

寇之禍水滔天，班禪國師復示現涅槃，失我導師，慧目其盲，哀此無怙，不啻全民族，一旦而頓瞽雙目，日落西山，世界昏暗，大難未已，來日何其，本報不禁為全國惜，為佛教惜，且為世界一切衆生惜矣」之警痛語句。盱衡世局，撫前瞻後，何嘗不歷歷在目。戴院長呈報政府致祭大師經過文中有：「護國宣化廣慧圓覺大師班禪額爾德尼，三晉京師，護國護教，宣化邊陲，卓著辛勤，五百年中，未有先例」，足稱深知大師之語。大師靈柩停厝廿孜，二十九年春又移回玉樹，三十年二月四日由西藏派員迎回札什倫布。當時中央仍派前護送專使趙守鈺為護靈專使前往西寧遙為指揮。計自班禪大師離藏之日至其靈柩回札之時，共閱十七寒暑兩個月二十日。現在圓寂已經數年，「乘願再來」的呼畢勒罕，不久又要出現人間世上。以大師一生的愛護祖國，也或許在坐床的良辰，帶來國家抗戰勝利的曙光，那麼無量光佛的一滅一生，倒是象徵着國家從黑暗走到光明的一個階段。現在把班禪堪布會議廳公表的遺囑，錄在下面：

「余生平所發宏願，為擁護中央，宣揚佛化，促成五族團結，共保國運昌隆。近十五年，徧遊內地，渥蒙中央優遇，得見中央對佛教尊崇，對藏族平等，余心滋慰，余念益堅。此次奉派宣化西陲，擬回藏土，不意所志未成，中途圓寂。今有數事，切囑如下：後藏政教，前已委定羅桑堅贊為札薩喇嘛，所有宣化使職，亦着由彼暫代，在未到職前，印信暫交丁傑佛並由堪布會議廳及回藏設計委員會六人共同負責，仍宜

請示中央，聽候處置。至宣化使署檜枝，除衛士隊及員役自衛者外，其餘獻與中央，共濟國難，俟余轉生，再請發還。又於歷代班禪所享權利，應早圖恢復。最後望吾藏官民僧俗，本中央五族建國精神，努力中藏和好，札薩喇嘛及各堪布，尤宜善繼余志，以促實現，此囑。」

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

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係宗喀巴的第三宗支，住持外蒙的黃教領袖，相傳在明永樂初年代表宗喀巴晉京展覲而後返藏興建色拉寺的釋迦耶喜就是他的前身。哲卜尊丹巴的號位和聲聖，僅次於西藏的達賴、班禪，但在其他呼圖克圖中無能出其右者，所以他和達賴、班禪有「喇嘛教三聖」之稱。

自元世祖封八思巴爲帝師大寶法王，喇嘛教紅教的勢力即達到外蒙。到了明季，西藏的黃教與紅教衰，黃教傳播到外蒙，因此紅黃二教在外蒙起了鬪爭。元太祖的十八世孫圖蒙肯扶持黃教，深得達賴喇嘛的贊許，於是授之以賽音諾顏汗之號。圖蒙肯的長兄阿巴岱汗（土謝圖汗之族長）對於喇嘛教亦極力維護，興建寺院，經過他們兄弟的提倡，黃教的基礎在外蒙漸漸的建立起來。

蒙人既信仰黃教，以達賴、班禪遠居西藏，中間又隔着與外蒙情感素不和睦的厄魯特蒙古，朝佛頂禮，甚感不便。客觀情緒的要求，外蒙需要一位與達賴、班禪相仿的大活佛，來作爲他們擁戴信仰的中心。哲卜尊丹巴的轉世於外蒙，就適應着這個客觀的要求而出現。

在宗教史上，哲卜尊丹巴從第一世到第十五世，都是轉世於印度或西藏。第十六世初次轉世於土謝圖汗部袞布多爾濟的家中，名叫格根，法名稱羅布藏旺比札布薩，蒙古人稱他爲第一代活佛。格根在清順治七年（一六五〇）入藏訪謁班禪達賴。達賴爲廣布黃教於外蒙，授他以「哲卜尊丹巴」之尊號，許他用黃布城（黃色天幕）黃轎黃車，巡禮西藏諸寺，並授以黃教本義。歸來攜帶西藏喇嘛及匠人畫工多名，蒙人從此對他一體尊崇，戴爲外蒙無上至尊的哲卜尊丹巴活佛。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哲卜尊丹巴二次入藏，次年歸來，對僧俗說法，蒙人始得深明黃教之真義。

康熙初季，外蒙車臣汗與土謝圖汗發生鬭爭，哲卜尊丹巴奉詔蒞臨喀爾喀諸王的盟會，與達賴使節合力排解。當康熙二十七年準噶爾大兵攻侵外蒙，所向披靡，蒙人以力微不能抵抗，有的提議就近投入俄羅斯，有的提議投入中國，最後請決於哲卜尊丹巴。哲卜尊丹巴嚴詞告訴他們：「我輩受中國慈恩最重，若因避兵投入俄羅斯，而俄羅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視我輩異言異服，殊非久安之計，莫若攜全部內徙投誠中國與黃教之地，

可邀萬年之福」。大家欣然羅拜，土謝圖汗遂請哲卜尊丹巴率衆內投。康熙喜歡非常，命在張家口外多倫諾爾旁之達蘭淖爾游牧，安插振濟。其後車臣汗札薩克圖汗等陸續來歸，賜爵賜印封建札薩克以次各職，這是蒙古第一代活佛哲布尊丹巴把握衆志擁護國家的偉大事蹟。他在雍正元年（一七二三）來北京示寂，清廷命與達賴、班禪圓寂同一待遇，護送其靈柩遠至外蒙庫倫。

第十七世（蒙古第二代）哲卜尊丹巴仍轉世於蒙古，名羅桑丹彬多密。外蒙四部以哲布尊丹巴有領導政教的權威，每到活佛轉生之時，各部時常發生糾紛，甚至在這輩哲卜尊丹巴示寂，適值土謝圖汗之福晉有妊，大家即指爲呼畢勒罕，至時竟生一女，大損蒙古之敬信。清廷因此復令達賴提議，哲卜尊丹巴活佛仍在西藏轉生，轉世之後，再由蒙人迎回受戒登座，册封爲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於是外蒙僧俗大感失望，對清廷此種辦法表示不滿。從此第十八世伊什丹尼瑪，第十九世羅桑圖巴旺楚克，第二十世羅桑楚勒都木濟克魯特，和現代的二十一世博克多都轉世於西藏地方。

二十一輩的哲卜尊丹巴和十三輩達賴、九輩班禪，都是同時代的蒙藏宗教人物。不過這輩哲卜尊丹巴自從辛亥革命那年起，到十三年圓寂止，他幾次爲帝國主義者所利用，扮演外蒙的傀儡劇，當他最後醒悟了，想重回祖國的懷抱，這時即告圓寂，外蒙的宗教隨着他的生命同時毀滅。一失足成千古恨，倒是爲這輩庫倫活佛寫照。

清代末年，清廷一變以往對蒙古的隔離漠視政策，加強在外蒙的統制，並從事移民開墾，積極舉辦新政。宣統二年三多接任庫倫大臣，庫倫一城，除已設有之滿蒙大臣衙門、章京衙門、宣化房營、統捐巡警、郵局、電局外，復新添設兵備處、巡防營、木捐總分局、衛生總分局、車駝捐局、憲政籌備處、交涉局、墾務局、商務調查局、實業調查局、男女小學堂等機關二十餘處。各機關開辦及經常應需之費，又責令蒙民供應，這自然會引起保守性的喇嘛王公們的不滿。這時帝俄的侵略勢力，已伸展到外蒙，所謂在杭達多爾濟率領下之「蒙古代表團」，在俄人煽惑下，祕密到了俄京，商議獨立，請兵援助。當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之時，俄人遂嗾使哲卜尊丹巴爲「蒙古君主」，於十一月十八日宣告獨立，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庫倫登極，稱「大蒙古國」年號「共戴」。庫倫大臣三多及其屬員官兵，在宣布獨立之前，被驅逐出境，前往恰克圖取道西伯利亞回京。這是以哲卜尊丹巴爲傀儡的所謂外蒙第一次獨立。不過外蒙這次獨立，是宣布爲「脫離清朝羈絆」，在中華民國成立，國父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宣言中昭告：「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所謂獨立者，對於滿清爲脫離，對於各省爲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就是不承認外蒙的獨立是脫離國家的一種表示。

不久北京政府成立，袁世凱致書哲卜尊丹巴，勸其取銷獨立，有云：

「外蒙同爲中華民族，數百年來，儼如一家。現在時局岌危，邊事日棘，萬無可

分之理。……各洲獨立之國，必其人民財賦兵力政治，皆能自主，乃可成一國，而不爲人所吞噬。蒙古地面雖廣，人數過少，合各蒙計之，尙不如內地一小省之數；以蒙民生計窘迫，財賦所入至微，外蒙壯丁，日求一飽，尙不可得，今乃欲責令出設官養兵，購械諸費，不背叛，則填溝壑，何所取給，若借之於人，則太阿倒持，必至喧賓奪主。……試問百年以來，凡近於蒙古，而不隸中國蒙回各部，有自存者否？有不爲人郡縣者否？各蒙與漢境唇齒相依，猶堂奧之於庭戶，合則兩利，離則兩傷。今論全國力量，足可以化外蒙之貧弱爲富強，置於安全之域，舊日苛政，當此新基創始，自必力爲掃除，此外如有要求，但能取銷獨立，皆可商酌，貴喇嘛識見通達，必能審擇禍福，切勿惑於邪說，貽外蒙無窮之禍。

哲卜尊丹巴的覆電，外蒙之獨立與否，本身不能自由，須商之鄰邦。如云：

「外蒙間於列強，進退維谷，苟不獨立，何以自存。本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舍獨立猶棄敝屣。但獨立自主，係在清帝辭政以前，業經布告中外，起滅何能自由？必欲如此，請卽商之鄰邦，杜絕異議，方合時勢。」

袁世凱復電，勸其不必「勞人干涉，致失主權」。有云：

「……今聯合五族，組織新邦，本大總統與貴喇嘛，在一身則如手足，在一室則如昆弟，利害休戚，皆所與共，但使竭誠相待，無不可以商權，何必勞人干涉，致失

主權。……務望擴大慈心，熟觀時局，刻日取銷獨立，仍與內地聯爲一國，則危機可泯，邦本可固。國民對於貴喇嘛同深感戴，必當優爲待遇，即各王公及他項人員等，亦必一體優待。……否則閱牆不已，禍及全國，將有同爲奴隸之悔，以貴喇嘛之明智仁愛，當必不出此也。……所有應行商權各節，電內未能盡達者，已派專員，前往庫倫，趨謁駐錫，面罄衷曲，商議一切。……」

哲卜尊丹巴覆電，推爲「時勢所迫，不得不如此」。對於其派員來庫，不表歡迎，仍期之與鄰使商權一切，背離祖國，躍然紙上。如云：

「惟我蒙旗，遭此競爭時代，處此危險邊境，所有一切，究與他族，迥不相同。……勞人干涉，有礙主權，略知梗概。祇以時事所迫，不得不如此耳。否則，鹿死誰手，尙難逆料。再四思維，與其派員來庫，徒事跋涉，莫若介紹鄰使商權一切之爲愈也」。

袁世凱覆電，再進忠告，促其覺悟。有云：

「……執事負固一隅，自爲風氣，試讀韓史，當其脫離母邦，宣言獨立之際，何嘗不假借名號，稱快一時，曾不幾時，而世界地圖，寧復見大韓帝國顏色，殷鑒不遠，想執事當能憶之。……執事若翻然改圖，共奠邦本，則酬庸之禮，自異尋常。……若執迷不悟，五族公民，同伸義憤，兵戎之禍，誰實尸之？……」

正當此時，日俄締結密約，日本畫東三省南部及蒙古東部爲其勢力範圍，俄國畫東三省北部及外蒙爲其經營區域。同時俄國又與英國締結英人經營西藏，俄人經營外蒙之秘密協定。日、俄、英各帝國主義者既將侵略中國邊疆之範圍畫定，於是俄國遣派曾任該國駐華公使廓索維慈於民國元年九月秘密前往庫倫與外蒙當局密議締結條約，先從攫取蒙古資源及限制中國在外蒙之勢力着手。對於哲卜尊丹巴要求之俄國承認外蒙獨立及以兵力援助「庫倫政府」收復內蒙兩點，加以拒絕。於是在是年十一月三日與外蒙簽訂「俄蒙協約」及「俄蒙商務章程」，表面上是以扶助外蒙自治爲標榜，實際上盡將外蒙之政治、軍事、經濟加以控制和掠奪。帝俄政府並公然將此協約通告中、日、英、法等國，當時中國輿論激昂，多主討伐。哲卜尊丹巴復派兵擾亂烏、科、達各地，袁世凱致電哲卜尊丹巴詰責，有云：

「……至庫倫獨立，前清並未允行，中華民國亦斷無允准之理。庫倫本爲民國領土，來電所稱立約一節，是與統治權內之領土而立約，實所未聞。……貴喇嘛以兵力擾亂烏里雅蘇台、科布多、達里岡崖一帶，致令人民慘受兵禍，王公或被擄擄，極悖人道，焚殺淫掠，甚於盜賊，民國重在保安秩序，豈能長此坐視。今各蒙旗除貴喇嘛用兵迫脅之附近庫倫各外地，其他蒙旗各部落，無不贊成民國，力拒庫倫。王公喇嘛等，或親身赴京，或遣代表前來，獻贖輸誠，絡繹不絕。貴喇嘛何得以一隅之地，冒

稱蒙古全國？現各省將領，僉以領土損失，治權虧缺，憤激甚烈，各思糾集健兒，以與貴喇嘛相見。本大總統以仁慈為懷，多方解勸，令其靜候和平解決，以望貴喇嘛之悔悟！……」

中國政府得悉「俄蒙協約」後，遂向俄國提出抗議。不過此時袁世凱當政，排斥國民黨，私心自用，別有企圖。一味畏縮，不能貫徹對俄強硬主張，只與俄反覆談判。於民國二年五月二十日，締結中俄協約六款，以取消「俄蒙協約」，許外蒙有組織軍警之權，及非蒙人不得在外蒙殖民。所得者不過是俄國承認外蒙為中國領土一部分之空文。因此被參議院否決，俄使遂藉詞推翻前議。旋於九月十八日由外長孫寶琦與俄使開議，於十一月一日批准議定之中俄聲明文件及另件。其要點為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之宗主權，中國承認外蒙古之自治權，中國在外蒙不派官吏不駐軍隊不辦殖民之事，俄國亦允不干涉外蒙政治，不駐軍隊，不辦殖民。但關於外蒙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俄政府協商時，外蒙古亦得參與其事。是承認外蒙有對外交涉之權，實是北京政府有損國家主權之昏瞶行為。而兩件之內容，仍未稍減俄國對外蒙之支配控制，中國還是空空的得到在外蒙之宗主權及外蒙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空文而已。民國四年袁世凱又派畢桂芳赴恰克圖與俄締結「中俄蒙協約」，於六月七日簽字，共二十一條，中國所得者仍不過為外蒙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庫倫活佛受中國冊封，外蒙用中國正朔，及中國駐庫倫的衛隊多於俄國一百五十名（俄領事衛隊五十

名)的所謂宗主權而已。

到了民國六年，俄國革命爆發，帝俄政府崩潰，製造外蒙獨立的後台既然倒塌，接濟庫倫政府的經濟自然斷絕。客觀情勢一變，哲卜尊丹巴領導下的外蒙知道非依靠中國不能生存。到了民國八年十一月七日，哲卜尊丹巴及外蒙王公正式呈請中國政府！撤消自治，歸順中央。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國政府加封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爲「翊善輔化博克多」名號。十一月二十四日，外交部照會俄使聲明取消「中俄蒙協約」及「中俄聲明」文件。十二月 日，中央明令徐樹錚爲西北籌邊使督辦外蒙一切善後事宜。

徐樹錚在外蒙未取消自治前，即以檢閱軍隊名義到了外蒙，召集王公喇嘛開會，登台宣布中央對外蒙愛護期望之意。他向蒙人解釋漢蒙手足昆弟的關係在形貌的一致上可以看出非彼高鼻黃髮綠眼的異族可比。用這般深入淺出的語句，喚起了王公喇嘛很大的覺悟和同情。他在慶祝大會演劇的時候，自己扮演角色登台表唱，以示與民同樂之意。自徐氏治蒙以後，張庫大道汽車往返，庫倫首府商業興盛，清潔整齊，兵士闢圃種菜，以裕生活。外蒙氣象，驟然一新，蒙古至此又完全屬於中國主權之下，徐氏之功，不可泯滅。無如中國耐於內戰，徐氏留蒙不久即回內地，不能如定遠博望之以畢生精力擔當國家籌邊大業。加之徐氏治蒙，未免過急，寬猛不能相濟，輒禁活佛哲卜尊丹巴，引起蒙人反感，予野心國家分化之口實。陳毅繼任，手段雖較溫和，而才能不足，不能繼述徐氏之奮發精神。待

至民國十年二月四日，白俄恩琴巴龍，攻陷庫倫，仍挾持哲卜尊丹巴爲外蒙君主。陳毅一如清末之三多，走恰克圖繞西伯利亞回國。這是哲卜尊丹巴二度充當傀儡。卽所謂外蒙第二次的獨立。同時去俄之外蒙「國民黨」人蘇愛巴圖爾返蒙，於二月二十二日在買賣城召開所謂第一次國民黨大會。三月組織「臨時政府」，聲討恩琴，於七月六日在蘇聯紅軍之援助下攻入庫倫，取白俄地位而代之，以「蒙古國民政府」名義繼承偽政權，仍以哲卜尊丹巴爲元首。但因此偽政府之組織爲王公喇嘛與革命青年黨員之混合體，致發生新舊勢力之衝突，嗣經一度妥協另組新政府，規定承認哲卜尊丹巴活佛爲君主及保護宗教兩點。但哲卜尊丹巴及其他喇嘛王公仍深感受赤色勢力壓迫之苦，追念往昔，始知中國之和平寬大，乃於民國十三年春公推代表前往呼倫貝爾向都統貴福陳述，仍願歸順中央，承受保護。正在醞釀間，而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於是年五月二十日圓寂。外蒙「國民黨」人乃將蒙古政府改組爲「蒙古人民共和國」，根本廢除封建之神權制度。

總觀哲卜尊丹巴一生，兩充傀儡，飽嘗亦白壓迫滋味；於行將圓寂之前，已深悟其蒙古第一代之前言爲不虛，雖想再掉首歸誠，而天不假年，含恨以死，又使吾人不能不寄以深切之同情，蒙古同胞，當知所殷鑑啊！

章嘉呼圖克圖

中國有四位著名的活佛，就是前藏的達賴，後藏的班禪，外蒙的哲卜尊丹巴，內蒙的章嘉。哲卜尊丹巴在所謂二次獨立後不久圓寂，達賴於二十四年圓寂，班禪於二十六年圓寂，現在僅存的就是這位章嘉呼圖克圖了（達賴雖已轉世，年在沖齡，不能執政）。這四位活佛，都是繼承黃教衣鉢的大師，但在黃教歷史地位講起來，達賴、班禪是黃教始祖宗喀巴的第一、第二兩大弟子，後來哲卜尊丹巴又稱第三嫡嗣弟子。而第一世的章嘉是第五輩達賴的弟子（亦說章嘉阿旺卻丹是第四輩班禪弟子貢覺堅贊的弟子），因此在宗教制度上，達賴、班禪、哲卜尊丹巴轉世坐床之日，隨即裁撤呼畢勒罕，而章嘉之呼畢勒罕掣定，尚須等到成年晉京覲見國家元首後，方能把他的呼畢勒罕字樣裁撤。所以在宗教的地位和信仰上，也以其等次而微有不同。

康熙時代，第一輩章嘉，從西藏來朝，康熙以優禮相待，命他住持多倫諾爾之彙宗寺。雍正時代對第二輩章嘉仍舊優待，命他住持多倫諾爾之善因寺，遂以為內蒙部落皈依之宗主，是為內蒙有呼圖克圖之始。第三輩章嘉，乾隆對他很為獎異，命他來京，更定大藏經咒，從後漢到唐各家的譯本，全用藏文校正一番。他又以西藏的首楞嚴經，在五百年

前，受狼達爾瑪罕的毀滅，後雖經高僧補綴，已殘缺不全，乃借此土本，四譯而歸。他又輔佐莊親王辦理同文韻統，因此他對於中藏文化的溝通和貢獻，實在很大。蒙古轉世的大喇嘛，例須在北京雍和宮的奔巴（金瓶）內掣定，主持者就是理藩院和章嘉。因此章嘉的宗教地位，在京師在蒙古更顯重要。

現在的章嘉，名叫桑結札布，在清光緒十七年轉世於青海大通卻藏灘。他的轉世據他的駐京辦事處刊物載稱已到了十九世，不過其中有十代失傳，能有名字可按的僅有九輩。證之第一輩章嘉在康熙時代內朝，現在的章嘉是第九輩，較為符合事實（有的說是第七輩）。他在光緒二十五年奉旨晉京覲見，西太后和光緒賞賜許多禮品。西太后和光緒逝世時，他又爲之誦經十四天，並且他送他們的梓宮到東西兩陵。民國成立，他晉京覲見大總統，表示贊成共和，擁護政府。民國二年，政府頒給漢蒙藏文合篆之「灌頂普善廣慈宏濟光明大國師章嘉呼圖克圖之印」，後又頒給「昭因闡化」四字封號。他是一個中等身材，面貌黧黑，而其肥胖魁梧，與九輩班禪相彷彿。他通達漢蒙藏三種語文，好談諧，性嗜山水名勝。一次筆者遇之於重慶長江輪上，他詳細的問我南岸的名勝古蹟，我告訴他有塗山有字水，他興奮的了不得。佛家是在清靜環境中生活的，這可以表現出他的本色。有一次我和他在某機關招待的宴會上共餐，他問我在蒙古時吃慣羊肉否？我回答他每天要吃五斤，他禁不住哈哈大笑。他的態度有時頗爲平民，談談笑笑，不穿法衣，看不出他是內蒙

的宗師，不像班禪因受地位的拘束，終朝過着嚴肅寂寞的生活。

章嘉的愛國熱誠，可與班禪並世媲美。九一八後的國難會議，他不辭辛勞，遠道出席，表示國內各族團結救國的精神。國民政府於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明令加給「淨覺輔教」四字名號，令文中有：「此次出席國難會議，跋涉不辭，期抒國難，忠誠奮勵，振導宗風，殊堪嘉尚」的獎勉語句。不久政府又派他任蒙旗宣化使，他在這年十二月在國民政府大禮堂宣誓就職，在他的答詞中有：「本使已遵於本日就職，舉行宣誓，恭聆訓詞，當竭虔誠，秉中央綏輯邊疆，撫慰邊民之至意，宣揚三民主義，啓迪忠忱，務使精誠團結，同心禦侮，擇期巡行蒙古，宣揚中央德意，並本我佛入世救世之決心，闡彰教化，顯揚三寶，俾忠貞愛國之蒙民，益堅向內之忱，而使暴虐兇頑之強寇，無所施其伎倆，發揚五族團結之精神，謹拜嘉言，絕對循守」。這篇答詞，流露出團結愛國之勢誠。二十四年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他當選中央監察委員，從此他以黃教的宗師，兼任了黨政的要務。

當二十二年秋季內蒙古自治運動發生的時候，章嘉以所任蒙旗宣化使職務的關係，對於中央有所建議，因此惹起一部分蒙人，尤其蒙古同鄉會的反對。他們認為他有阻礙自治之嫌，因此章嘉對此事未能有所作為。反對的人多半是受過新教育的青年分子，這或許是時代思想上的衝突。內蒙的社會意識，被潮流激盪，已起了若干變化，因此表現出蒙古青年

思想的偏激。畢竟這幕自治運動的排難解紛，落在班禪的身上。

自抗戰的大纛舉起後，章嘉大師隨着政府西來，從前反對過他的人，有的已變成了漢奸，在抗戰中間，他曾率領着蒙藏回慰勞將士代表團，獻旗領袖慰勞將士。他這種擁護抗戰的赤忱，值得國人讚揚，而其意義亦十分重大。中央嘉其忠誠，又給他崇高的國民政府委員要職。四位活佛而今僅存的一位章嘉大師，在國家民族的貢獻上，宗教的宏揚上，其使命實在太重大啊！

盛世才

國家在內亂外患相乘的環境中，人們都作着逐鹿中原迷戀繁華的美夢，社會上翻騰着功利主義勾心鬪角的浪潮。一個人能目光遠射，「愛及氣宇宏大與樸素而美麗的西域風光與景色，致力於開發邊疆的偉大事業」，他把這個社會由黑暗變成光明，他把這個地方由飢寒戰亂變成和平快樂；在抗戰上他鞏固了抗戰後方，使全國同胞無西顧之憂，來一心一德與我們的東方仇敵搏鬥；在建國上他開啓了後方的大門，希望有志的兄弟姊妹來開拓這塊占中國領土六分之一天山南北的樂園。中國需要的是這樣的民族英雄，這樣的民族英雄便是人所共知的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將軍。

盛世才將軍，字晉唐，遼寧開原縣人，現年五十歲。家世業農。幼在地方中小學讀書，到了民國四年畢業於上海吳淞中國公學專門部政治經濟科。後來遊學日本，不久因為日本帝國主義者攫我青島，他被留日遼寧同鄉會推為代表，返滬參加全國學生總會收復國土的運動。這時盛氏年方二十餘歲，被推為代表回國參加這項運動，表示了他的才幹和高度的愛國熱情。其後入詔州講武堂，畢業後返遼寧，先後在張學良、郭松齡的軍中充任排連長，不久被考選送入日本陸軍大學。民國十四年郭松齡反對張作霖親日，回戈聲討，盛氏就回國參加郭部工作。後來因郭松齡失敗，他再赴日本續學。這時張作霖向日提出交涉，因而被逐出陸大，終得蔣委員長及馮玉祥將軍等之援助，始得完成畢業。這是盛氏的生命史上一段的求學時代的生活。

在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天時代中，盛氏正當三十而立的壯年時期。他於十六年回國充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上校參謀兼任中央軍校附設軍官團教官，十七年代理行營參謀處第一科科长。北伐完成，調任參謀部第一廳第三科科长。這是盛氏參加革命工作身受領袖熏陶，而是他的政治生命史上的第一階段。

盛氏在這一階段的政治生活中，他看到了各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的陰謀野心，他看到了中國的邊疆在這些帝國主義國家陰謀野心下的岌岌不可終日的危險現狀。於是他立下了班定遠、馬伏波的壯志，十九年他接受了新疆的聘邀，經西北利亞到迪化，任邊防督辦公

署的參謀主任兼衛隊營教練。二十年夏，馬仲英率軍從肅州衝破了楊增新營以自豪的可當做十萬大兵的長途戈壁，而侵入了新疆，進擾哈密、鎮西等地。這時盛氏任東路剿匪總指揮部參謀長，將馬仲英擊退，因功升任督署參謀長。二十一年他又任東路剿匪總指揮，平定了哈密纏回之亂，解除了迪化之圍，克復了纏回占領之土魯番和鄯善諸地，並且肅清了乾德阜康的殘匪。二十二年他又奉命赴南山剿匪。這時新疆的各族民衆，以久處在專制政權和封建勢力雙重壓迫下的痛苦，不能再忍受下去，竟因哈密禿葫蘆稅卡人員強娶維族的女子而作爲革命導火線，爆發了新疆有名的「四二二」革命。盛氏從中途回師援助革命，大事告成，於是受各族民衆的推戴就任新疆臨時邊防督辦。這是盛氏政治生命史上的第二階段，也就是盛氏掌握新疆政權的開始。

新疆因爲地大物博，蘊藏豐富，遠處邊陲，交通不便，居民複雜，文化落後，及對國家民族觀念的薄弱與思想的落後，還有一般青年人們思想的紛歧幼稚，不但具備了野心的帝國主義侵略的良好條件，亦且爲奸黨漢奸輩施展陰謀擾亂後方危害國家的理想場所。因此新疆在四月革命後的十年期中，不斷地發生陰謀暴動的案件，這些或大或小的陰謀暴動案件，都被盛將軍的軍事政治天才一一克服。

在四月革命後的不久，馬仲英第二次進擾新疆，連陷東路的哈密、木壘河、奇台、孚遠等重要城鎮，他並聯合和加尼牙孜、堯樂博士等企圖進攻省城。盛代率師擊敗馬部於紫

泥泉子，並乘勝向逃竄吐魯番之敗軍追擊。正當這時，省城發覺了陶明樹、陳中、李笑天等組織進行陰謀叛變事件，盛氏乃折返迪化，把陶等處死。不久中央特任盛氏爲新疆邊防督辦及新疆省政府委員。

馬仲英退據吐魯番後，就暗行勾結伊犁屯墾使張培元，計畫雙方夾攻省城，並約定南疆爲馬的勢力範圍，北疆爲張的勢力範圍。當時省政府主席劉文龍，一面勾結張馬，一面暗行連絡各將領，企圖裏應外合，推翻盛氏政權，同時使其衛隊長進行刺殺。終以陰謀計畫暴露，盛氏遂逮捕各謀叛重要將領。劉文龍托病辭職，中央任命省委朱瑞墀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張馬知省城謀刺失敗，遂決定出兵夾攻省城。盛氏以一部省軍防馬，而以其主力先擊敗張部於烏、綏一帶。這時馬仲英尙按兵不動，張在潰敗時自殺。馬仲英得到張之潰敗自殺消息後，才率軍星夜前進，大舉進攻省城。這時省軍精銳都在西路，調轉不及，因此迪化被馬部圍困一月，直到西路的援軍趕回，始協同被圍的省軍將馬部擊潰。馬仲英在省軍的追擊下，乃將殘餘交馬虎山節制指揮，盤據在和闐，作他日再起的根據地；而他本人帶着二十幾位重要幹部就亡命他去了。這一幕劉文龍和張馬的陰謀變亂遂告一段落，而新疆的革命政權始得鞏固。

在四月革命後，這一連串的陰謀變亂既被消滅，盛將軍看到新疆的人民在恐怖戰亂之餘，迫切需要的是和平，民族平等，信教自由，生活安定。因此爲滿足全疆人民心理與迫

切需要，就首先宣布了「實行民族平等，保障信教自由，實施農村救濟，整理財政，澄清吏治，擴充教育，推行自治，改良司法」的八大宣言。隨着這八大宣言，依據新疆的地理的社會的環境，根據三民主義的理論，更提出了「反帝、親蘇、民平、清廉、和平、建設」的六大政策，作為新疆施政的方針，並開始推行第一期三年計畫。

二十三年新疆各民族思想先進的分子，為號召全疆實行反帝政策和六大政策，於八月一日在迪化組織成立「新疆各民族民衆反帝聯合會」；同時新疆政府為建立反帝的新軍隊和鞏固六大政策政權，建立「反帝軍」使它擔起（一）打倒帝國主義尤其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二）鞏固六大政策政權與加快建设新新疆，（三）解放中國與建設新中國的三大任務。（盛氏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反帝軍紀念節，給它以十二項任務，到一九四二年又加上兩項。）

在六大政策政權建立後的第五年，即是民國二十六年，省政府副主席和加尼牙孜、民政廳長馬紹武、省府祕書長黃翰章、建設廳長郁文彬、教育廳長張馨、伊犁行政長陳德立、軍法處長馮樑、師長麻木提、師長馬虎山、漢王滿楚克札布、盟長西力克、巴彥、鮑爾汗、波里闊夫等，受了帝國主義的策動，組織帶國際性的大陰謀暴動，陰謀顛覆政府。當時和闐馬虎山、喀什麻木提兩師長，舉兵叛變於南疆，和加尼牙孜、張馨、馬紹武、陳德立等，在北疆陰謀策動響應，並收買刺客進行暗殺。盛氏發覺了他們的陰謀，隨將各叛

逆首要陸續逮捕，使北疆大局轉危爲安，乃集中所有力量進剿馬、麻兩部。未三月將馬、麻之武裝力量完全擊潰。至此不只是結束了南疆的軍事，而且使全疆實現了真正統一的局面，新疆省政府的命令得順利推行於境內的每一個角落。

二十七年十月一日，盛氏召開全疆三次代表大會，商討建設新新疆方案。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新疆省政府主席李溶氏因病逝世，國民政府於四月四日任命盛氏兼新疆省政府主席。

近年來，中央的許多大員不斷的出關視察，如朱紹良、梁寒操、翁文灝、吳忠信、沈鴻烈、何競武、毛邦初、以及蔣夫人。在這幾位中，朱紹良將軍曾出關五次，對於國家民族及鞏固抗戰後方的新疆上，作了特殊的貢獻。在他贈盛氏的一首七言詩：「立馬吳山憶舊時，相逢塞外鬢如絲，平生意氣期無負，大好河山共護持」。可以看出。蔣夫人出關帶去的 委員長的德意和對於盛氏的愛護與期望，更加强了盛氏爲國家民族盡忠盡孝的忠忱。梁寒操先生的兩次出關，把三民主義的種子散布到全疆，這都是新疆歷史新頁上的重要標題。

三十二年一月十六日，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國國民黨新疆省黨部成立，盛氏任省黨部主任委員，從這時起「新疆在政治方面，是由於六大政策的政治路線；走向三民主義的政治路線；在軍事方面，是把反帝軍，改變爲國民革命軍；在發展文化方面，是由發展以民

族爲形式以六大政策爲內容的民族文化的階段，轉向發展以民族爲形式以三民主義爲內容的民族文化階段」(盛氏語)。總之新疆從此已三民主義化了，已成爲真正三民主義國家的一環。

盛氏在這年秋天(九月四日)從迪化飛來一別二十年的陪都重慶，晉謁一別十三年的領袖，並出席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在九月三十日返迪後，他對記者發表談話，對於戰時陪都的蓬勃氣象和一片朝氣的國民黨上下，深感快慰，尤其對於領袖的訓示，倍增感奮。他說：「余爲領袖之舊部下，然自民國十八年離京以來，與領袖一別十三年，此一悠長時期中，余雖未獲面聆領袖訓示，然仰慕之情，固無時或已，去秋領袖巡視西北，咫尺天涯，未克趨候，尤覺悵憾。迨後蔣夫人駕臨新疆，代宣領袖德意，余衷心尤形感愧，此次得赴渝晉謁，一償宿願，欣慰歡快之情，至難言宣，抵渝之日，渥蒙領袖賜館款待，派員侍護，無微不至，後於日理萬幾之中，屢承召見，除垂詢邊陲情形及訓示今後工作外，關於立身處世讀書各節亦對余有剴切指示，其待部屬一若家人指示父子之親摯，使余益感領袖人格之偉大，即余夫婦與蔣夫人談話時，亦有上述同樣之感覺。今後誓當益加奮勉，鞏固西北邊防，爭取抗戰勝利，以報領袖愛顧之至」。這種效忠國家和領袖的聲音，雖遠在萬里吐出，好像在我們的耳邊響亮。在四月革命後的十年中，盛氏歷經了多次的驚濤駭浪和千辛萬苦，爲「保持新疆永遠爲中國的領土」而奮鬥，遠在兩千年前班定遠定西域

立下了新疆是中國領土的基礎，近在兩千年後盛晉庸主新疆保持了新疆永爲中國領土的一部，這兩位黃帝的子孫，代表了中華兒女頂天立地的氣魄，而盛氏的功業，也就不讓班氏專美於前了。這是盛氏政治生命史上第三階段的結束和第四階段新頁的開始。

最後我們願將盛將軍的政治思想和生活再補綴幾句，來滿足讀者的要求。

在哲學理論方面，盛氏認爲「民生史觀的理論，是完美無缺的理論，而唯物史觀的理論，是帶有缺陷性的理論」。對於努力中國革命方面，他認爲「兩次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會革命——的理論，不適合於中國；而一次革命——『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理論，最適合於中國」。所以他對於新疆研究社會科學與新哲學的一般人們，尤其青年人們，發出下面的糾正和警告：「由於他們只知道崇信國際主義，降低了對國家民族的觀念，而不知道須先經過完成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的階段，才能夠實現世界大同的工作；須先經過完成民族主義革命的階段，才能夠談到國際主義（實現世界大同的理想），否則必定要遭受亡國滅種的慘禍」。對於民族政策方面，他糾正了「抱大民族主義（漢人）與抱地方狹隘民族主義（其他各宗族）的不正確觀念」。因此他提出了六大政策之一的「民平」政策，作爲融和團結新疆各宗族的基礎。上面的思想和主張，都是值得我們大加讚揚的。陳紀濤氏在他所著新疆鳥瞰中請讀者評判盛氏的思想「究竟是屬於左的呢？是屬於右的呢？」在這裏已揭示了盛氏的思想，既不屬於左，亦不屬於右，而是屬於中庸

之道的現代的中國思想——三民主義之哲學的思想。

盛氏富有北方人的爽直風度，態度和易而嚴肅，對事有考慮而果斷。他的衣食住三方面生活，非常整齊清潔，紙煙有時吃吃，酒在應酬時也喝喝，鬢角的絲絲白髮象徵着他已由青春走向衰老。他有三個兒子，兩個女孩，他的夫人邱毓芳女士，近年在熱心主持新疆的女子教育。

沙克都爾札布

沙克都爾札布簡稱沙王，別號魁占，是內蒙伊克昭盟鄂爾多斯右翼前末旗（俗名札薩克旗）的人，成吉思汗的嫡系。伊盟原無該旗的設立，在他的第十六世祖，以勇敢善戰馳名，彼時西番侵入伊盟，蒙人公推他的十六世祖為首領，與番兵苦戰兩載，擊敗之於拉薩。因功封建一旗，由烏審旗畫出一部，名為右翼前末旗，世襲札薩克以迄沙王。

沙王生於清光緒二年，方七歲即讀書問業於蒙古宿儒吉雅圖先生。凡攻讀八載，明達經史，平生的學問，就造基於此。年二十二歲，承襲札薩克職務，這年他戡平了呼圖克圖的變亂，並且調解了烏盟三公旗的糾紛，表現了他初執政時的才幹，因此他被推為伊盟的副盟長。民國成立，在五族共和的號召下，他被推為烏伊兩盟晉京代表，輸誠民國政府，

翊贊共和國。這是蒙族同胞參加中華民國組織的榮譽表現，也是蒙族同胞接受革命洗禮的開始。

民國十二年他升任伊克昭盟盟長兼吉農職務。盟長是各旗的政治領袖，吉農是成吉思汗陵寢的奉祀官。成吉思汗是蒙古人最崇拜的英雄祖先，其陵寢就在伊盟。所以他兼了吉農，無異就成爲全蒙古精神上所繫屬的人物。這年伊盟的災荒與匪亂交加，他撫輯流亡，救平匪亂，使伊盟的社會重歸安定。

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他派代表晉京，表示擁護革命政府的熱忱。十九年南京召開之蒙古會議，亦派員參加，貢獻蒙古興革的意見。九一八後，國難會議開會於洛陽，曾派代表與會，貢獻國防建議二十二條，均極扼要。

二十二年德王倡議內蒙自治，不少的王公都去參加。沙王抱着穩重的態度，靜觀其發展。後來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成立，他被任爲副委員長，但是他窺出了德王的企圖，在百靈廟召開的兩次委員會議，均未與席。當第二次委員會議開會的時候，德王爲拉攏沙王出席，曾派郭王（郭爾卓爾札布）乘汽車到札薩克旗迎接，大會延期到兩個星期，專候這位沙王的臨幸。結果，乘興而去，敗興而歸。老翁的主張崛強，不與一般人同流，由此可見。

不久，德王受了日人的煽惑利用，盤據百靈廟，假借蒙政會發號施令，陰謀背叛祖國

的勾當。中央徇沙王之請，乃將此整個組織取消，於察綏兩省境內，分設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綏遠境內的蒙政會委員長，就是沙王擔任。

二十六年春，沙王晉京述職，中央優予招待，他正式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就便一遊江南名勝和考察各地建設。蒙古旅京同鄉，假南京青年會開歡迎大會，他答詞中對於蒙古同鄉努力桑梓報效國家，多所期勉。

七七事變發生，綏包不守，他率領着綏遠蒙政會的職員轉進伊盟，整軍抗日。雖是日寇派機來札，逼迫赴綏，經他嚴辭堅拒，終不爲屈。日本失掉了製造蒙古偽國的好目標，因此老羞成怒，竟派機轟炸伊盟的寺廟洩憤，但這更堅定了老翁的敵愾同仇。

中央對於這位老翁的忠黨愛國，極爲嘉慰，任他爲蒙旗宣慰使和國民政府委員。他於二十八年偕同老妻次子幼孫，從遙遠的蒙地，前來戰時陪都，報告邊情，就任府委。中央予以隆重的招待。他在重慶對各國記者談話，揭穿日寇的陰謀，並表示：「蒙旗同胞，絕對服從中央，擁護最高領袖，認定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爲了保衛國家，不惜最大犧牲，打擊敵人」。他並且建議中央整訓蒙旗保安團隊，以衛民禦侮，撥款收購蒙旗皮毛藥材，以免爲敵寇資用，以及如何擴充教育，促進衛生，改善蒙政機構，恢復蒙旗黨務工作等等，均經中央一一採納。

沙王在留渝期間，忽然得到了日寇嗾使德王盜劫成吉思汗遺骸的陰謀的報告。他在無

比的憤慨下，決定了請求中央移靈至後方安全地帶的大計，這是一樁震驚蒙古人心的舉動。在他密秘請准之後，就回到蒙族，向蒙民宣布移靈意義，順利地完成了移靈大事。以他的聲望和英斷安服了蒙古震盪的人心，告慰了祖宗在天之靈，釋去了中央眷顧之念。這是他生時史上最煊赫的一頁。

沙王的身段不高，面色微黑，常穿着內地的服裝，而非非常整潔；因信仰佛教，手中常持着佛珠。現在已是六十餘歲的人了，他的面龐在白鬚盈掬的襯托中，反顯得紅潤，平時食用儉樸愛潔喜靜。他景仰的古代人物，是釋迦牟尼、孔子、關壯繆、成吉思汗、國父孫中山及班禪額爾德尼；現代的人物，是林主席，蔣委員長，戴院長，于院長。他和傅作義主席、郡王旌札薩克圖布陸吉爾格勒，察哈爾右翼鑲藍旗總管阿凌阿，及張厲生先生非常要好。他有兩子，長名鄂齊爾呼雅克圖，任札薩克旌札薩克兼綏境蒙政會常務委員，次名噶拉增義喜，為旌檀召呼圖克圖，一俗一僧，象徵了蒙古社會的宗教思想。

他對於發展蒙古文化，非常重視，伊盟七旌已設立了學校二十五處。他對於治蒙政策，為「擴充教育，以培養人才，編制保甲，以納民軌物；訓練保安團隊，以衛民禦侮；提倡實業工藝，以到用厚生」。他願「在中央領導下，團結蒙旗軍民，努力工作，助成抗建大業，改造新伊盟」。他認為：「太平洋戰爭起後，中國與同盟國並肩作戰，列為四強之一，以正義討伐殘暴，相信侵略者喪亡有日，從此復興中國，收回失地，最後勝利，

定操左券」。今年這位老翁已是六十八歲的人了，春間伊盟爲了開墾問題，在平靜中起了一個波紋，當時他的職務由圖王代理，不久恢復原狀，他卽返旗復職，繼續領導伊盟的同胞，共赴抗建的大業！

圖布陞吉爾格勒

圖布陞吉爾格勒是伊盟鄂爾多斯左翼中旗（俗名郡王旗）的札薩克。郡王旗就蒙旗世系言，是成吉思汗的嫡裔巴爾蘇博維特五世孫額璘臣，到了順治六年歸順，封額爲多羅郡王，因以俗名該旗爲郡王旗。郡王旗既係伊盟七旗的長支，成吉思汗的嫡裔，故其封建傳統的地位，特顯重要。民國元年，因贊助共和有功，晉封爲和碩親王，因此圖王在爵位世系上，更顯得尊崇。自沙王辭去成吉思汗靈寢吉農後，吉農一職，就由圖王繼任。他並且擔任綏境蒙政會常務委員，更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和推重。

圖王現年五十八歲，爲人誠厚，不善交遊，他與沙王私人的感情非常濃厚。他主持旗政，抱着穩健政策，以保境安民爲他政治的目標。他的思想亦不像一般王公頑固，在伊盟各旗中，他是首先提倡開墾的一人，因此郡王旗開墾的面積較任何一旗爲大。郡王旗因位於伊盟東部，又是伊盟抗日的最前線，他本人擁護抗戰國策的信念堅決，旗下官民受着

他的賢明領導，抗戰幾年來，從無一人附逆，這是值得國人讚揚的。並且在抗戰軍興後，他先後撥地八百頃爲駐軍屯田之用，解決了軍食問題。其他如興辦蒙旗教育、保甲、禁煙、捐獻食糧軍馬寒衣，慰勞抗戰軍人，救濟難民，連年都有優異的表現。他又以本旗年產羊毛四十餘萬斤，爲免資敵，請貿易委員會在陝西榆林設處收購，以充裕蒙民經濟及外銷。

三十年夏，他帶着夫人及男女公子，由蒙地來到重慶，晉謁 林主席 蔣委員長致敬，報告蒙情並請示一切。他在廣播講演中，分析日寇必敗後，接着提出這樣的警句：「故倭寇於困頓萬分之餘，又生出了一種分化離間的陰謀，以達到其個個擊破的目的，這種陰謀，實在是毒辣的很，甚至於比槍砲還利害，槍砲僅能破壞我們的物質，這種陰謀，實在能消滅我們抗戰的意志，所以我們對敵人這種攻勢，要格外的防範，……我雖是個蒙古人，但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也知道亡國奴是沒有等級的，何況我們漢滿蒙回藏原是一家骨肉同胞兄弟呢。所以要本着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則，不分地域，不分男女，不分宗教，一起團結起來，集中我們的意志和力量，在我們賢明領袖 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打倒這瘋狂的野獸——日本軍閥，實行我們救國救民的三民主義，建設我們的新中國」。這些話是多麼明亮而有力，認識是多麼透徹，真個值得我們欽佩。他認定蒙古同胞，是黃帝的子孫，他在過陝西時，曾敬謹恭謁黃帝靈寢，以成吉思汗的嫡裔，伊盟的長支，這種

舉動，是含有重大的意義。今春伊盟事變後，他曾一度奉命代理伊盟盟長，保安長官，及綏境蒙政會委員長各重要職務，以他的愛國忠誠，抗倭赤志，他定能有更大的表現在國家民族上面。圖王有子四人，長巴圖濟雅，聰明活潑，現任郡王旂保安司令；次烏爾格根，充當喇嘛，三四兩子，尙未成年。

白雲梯·克興額·伊德欽

民國以來尤其黨政時代的蒙古人才，第一出在熱河卓索圖盟的喀喇沁部，其次是綏遠的土默特旂。這在中央任職以及內蒙地方負有聲望（除世襲的王公外）的蒙籍人士，可以統計比較出來，爲什麼這兩個地方的人才最盛，我認爲最大的原因，是受惠於前清的開墾移民最早。因爲由移動的游牧社會轉到固定的農業社會，人民有了受教育的優良條件，加之漢蒙文化的交流加深，自然蒙古同胞提高了智識文化水準。所以我們可以說，這兩旗的人才最盛，是決定於這兩旗的文化增高。這兩旗的文化增高，是決定於這兩旗社會經濟的轉變——由游牧而農業。談到這裏，我再插入一個趣味的故事，開墾最早的東蒙，發軔於前清雍正年間。當時政府禁止，王公因爲受到報酬，表示歡迎。到清末，政府採取殖民實邊的政策，獎勵開墾，因此墾地日闊，牧地日蹙。一般蒙民由歡迎而轉變爲疑懼。自此

後，開墾一事，成了蒙古問題的核心。二十四年我到百靈廟與德王談話，他表示這種意見。我就問他蒙政會的人才，大多屬於喀喇沁和土默特旗，假使這兩旗到現在仍像錫烏兩盟在游牧，那麼你們蒙政會的處長科長科員蒙籍人才，到那裏找去呢？他聽到我這番話，一時啞然無詞以答。這說明了蒙古問題的矛盾性。

白雲梯字巨川，卓索圖盟喀喇沁中旗人。喀喇沁部分左右中三旗，屬熱河平泉凌源縣境，在喜峯口東北三百五十里，東西寬五百里，南北長四百五十里。在這一帶墾殖的區域中，出了不少的蒙古人才，白氏是其中最露頭角的一位。他的父親曾當過王府的印務梅倫（辦理文書之官）。白氏少有大志，青年時代曾在北京讀書，後當選為北京國會議員，在此時就接受了三民主義的思潮。民八護法南下，反對北洋政府，總理對他頗為賞識。十三年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就在這年奉派到蒙古宣傳三民主義推進黨務工作。那時協助白氏辦理黨務工作者，有蒙古的郭道甫、富明泰、樂景濤、包悅卿、金永昌、李鳳崗諸人。他在外蒙庫倫曾被反對他的王公扣留三個月，後經丹巴等之營救，始繞回內地。十四年雙十節他在張家口召開內蒙國民黨全體代表大會，產生內蒙國民黨執行委員會，他被推為該會的委員長。後來因為他組織民軍，反對奉張，他帶領着同志人馬退到綏遠的伊克昭盟。不久他與郭道甫的意見不合，同時又受着外蒙赤化青年的攻擊，於是內蒙的黨務，陷入了紛歧的狀態。他於是從手清黨的工作，從十三年到十六年，白氏是

內蒙領導的中心人物。

北伐完成，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他是蒙藏委員會籌備人之一。後來該會成立，他被任爲委員。不久又兼任常務委員。這時國家初定，政府對於蒙古的政制，還未決定。他同克與額先生抱持着反對王公制度的見解，他們又都是中央委員，這一時期白、克二氏儼然成了領導青年反對蒙古封建制度的中心人物。不久中央決定仍維持蒙古的舊日制度，他們反對封建制度的主張，不得不漸漸地改變而與王公人物妥協，這是二十年以後的事。到了因內蒙古自治運動而產生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成立，他同克與額伊德欽都被任爲該會的委員。一次他們聯袂出席該會全體委員大會，在各王公委員誦經的舊儀式中，他們不得不隨班行動。他們定能感到舊社會的力量，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變克服過來。

白氏現年四十九歲，性真誠豪爽，會連任中央二三四兩屆候補執委及第四屆執委。抗戰軍興後，隨政府西來重慶，居於巴縣某鄉，對於抗戰必勝，始終持以信心。

克與額字指南，喀喇沁右旗人，身體魁偉，性情和藹忠厚，精嫻漢蒙語文。他與白氏同是護法議員，受過總理的賞識，在國民黨中任過三四兩屆候補執委。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曾任參事職務，不久又任蒙藏委員會的委員兼常務委員。他的最大志願，是在發展蒙古的文化，啓迪蒙人的智識，從十七年直到抗戰，他始終擔任着蒙藏宣傳的任務。漢蒙藏文合璧的蒙藏周報（後改爲蒙藏旬刊）就是他主持的。當時報社的蒙文編譯是伊德欽先

生，藏文編譯是劉家駒先生，可說都是蒙藏文的好手。那時我擔任漢文編輯，這一個不大的報社，好像是蒙藏漢一家團聚的縮影。蒙藏社會最缺乏的是精神食糧，因此週報寄到蒙藏地方，識蒙藏文字的人，拿他當着寶貝看。克先生的全副精神亦寄託在此，整日裏在報社和同人計畫刊物充實發展各事。一位中央委員，他不在政治上去打算，而埋首在文化上用功夫，這是他的不可及處，也是他對於國家民族最大的貢獻。一次他設計鑄成了一副蒙文銅模，但他在鑄成後對於字體不甚滿意，於是就放置在一家印刷所中。二十四年我同克先生到百靈廟，一天在室內閒談，忽然進來幾位傳教的美國人，拿着蒙文鉛字印就的聖經，克先生很驚奇地問他們蒙文鉛字的來源，他們說出是買某某印刷所的。克先生才知道原來是他設計所鑄的一副，大家一場大笑。然而克先生感嘆着我們的三民主義尙未能像蒙文聖經般的印發到蒙地。

克先生爲人至孝，一年他的父親來到南京，蒙藏委員會的同仁，爲發揚他的孝思，發起爲他的老太爺做壽。他這時精神愉快極了，請了社會的名角，唱演了三天壽戲。蔣主席親頒題字，蒙藏委員會馬委員長福祥和各委員，都一一到會致賀。他的父親是蒙古農村中勤儉自持藹然可親的一位典型老翁，他看到克先生對他奉養過奢，常常加以責備。

到了抗戰發動，克先生還提供軍事當局許多意見，他的愛國民族的心腸始終在熱烈地燃燒着。蒙古的人才，比較各省總嫌太少，以克氏老誠持重，向爲蒙古青年信仰的中

心，我們敬祝他對於國家將有更大的貢獻！

伊德欽先生好像沒有克白兩位馳名，但是他的爲人恬淡和平謙虛，在漢人中也是不多見的。他也是喀喇沁右旗的人，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曾統率過內蒙的軍隊與反動勢力作戰。北伐時代曾一度充任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到了國府定都南京後，他應克指南先生之約，主持蒙藏週報的蒙文編譯工作。在他手下教育的蒙古青年，爲數甚多，故一般蒙古人士，均以伊老師呼之。伊先生任蒙文編譯的時候，已近五十歲的人了，他覺着這一工作，是滋養蒙古同胞的甘露，因此他非常認真。他的蒙文造詣，可說是蒙古稀有的人才；加之在蒙古文中，缺乏現代的名詞術語，在翻譯中先得作這些介紹釐訂的工夫，這更加重他的工作。然而蒙古新文化的輸入，也就出之於他的手中了。不久他又應聘爲陸軍大學蒙文教官，他寫成了一部漢蒙合璧的蒙文讀本，堪稱爲不多見的蒙文佳作，用此傳授了不少的高級軍事人才的蒙古語文知識，這對於國家將得到大的收穫。

伊先生的生活最愛整齊清潔，一間不大的住所，布置得非常簡單樸素。他獨自一個人常常地坐在沙發上，口裏含着一枝香煙，在遐思在微笑。每晚入睡前，他要在床上靜坐一時，來修養他的身心。那清雅的面龐，蒼然的銀鬚，安祥地坐在燈光下，好像一位仙人。我在南京和他在一所樓上結鄰了幾年。在抗戰年的夏天，他起身赴北平避暑的時候，他的一位蒙古朋友的女孩子，不忍他離去，而流淚而哭泣。我們以爲這是暫別，送他出門登車

時，大家彼此都說下月再會。誰想到爲抗戰的砲火隔開，一別六七年未能見面。然而他的聲音笑貌，常常的在我的腦海中浮出。

榮祥·白海風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這兩句名言，從抗戰的大轟舉起後，在歸化土默特旗的榮祥先生的身上，得到了一個證驗。

土默特旗同喀喇沁旗一樣早已變成了農耕社會，旗境就是現在綏遠的歸、薩、托、和、清五縣的區域，漢蒙融和的關係，非常密切，已無畛域界限之分。土默特旗在漢爲雲中，五原、雁門、定襄四郡屬地，在唐爲金河縣振武軍，定襄郡，勝州轄境，明初爲豐州東勝衛千戶，嘉靖初年爲俺答汗所據，在豐州灘築城名叫歸化，這是歸化土默特旗之由來。俺答汗起初屢屢向內地挑戰，使方逢時、王崇古、張居正幾位當道爲應付他絞了不少的心血。他終於感激朝廷對待他的愛孫名叫巴罕納古爾的德意，矢志安邊護國，擁護中央，因此在隆慶年間被封爲順義王。這是土默特旗的祖先寫下的最光榮的一頁。這光榮的一頁今日又爲他的後人榮祥先生繼續寫下去。

榮祥字耀宸，生於民元前十七年，天資聰穎，幼年從雁門吳曉峯、鄞縣應午亭學詩文

法及經史初基。二十歲後，由故城王蔭南、桐城姚叔節傳授經史要義古文義法。他的國學基礎從這四位感恩師中打定。民國六年在北京中央政法專門學校法律本科畢業。在他的求學時期，牛贊岑對於他的幫助很大。辛亥年，綏遠滿清大吏，擬提教育基金十餘萬兩，作為添補兵餉抗拒革命之用。榮氏年方十八歲，他很勇敢地號召地方賢士，合力反對，將這位滿清大吏的企圖粉碎。到了民元，綏遠學校能夠開學，還是受惠於這一舉動。民七榮氏被選為晉綏聯合省議會議員，民十至民十三充都統署秘書，民十四被選為國民代表，民十五充北方國民革命軍騎五師參謀處長，民十七充土默特旗政府秘書長。該旗是總管制，設於民國三年，總管相當於札薩克。但前者由平民選拔，後者是王公世襲，這是本質上的不同。土默特旗第一任總管是滿泰，榮氏既充任他的幕僚長，他對於榮氏絕對信任，助成他的工作，所以榮氏自認牛贊岑是助成他的學業上的惟一益友，滿子舒（滿泰字）是助成他的工作上的惟一益友。到了民國二十年他被選為國民大會代表，會後受綏遠省政府之聘，主編綏遠省通志。此外他並著有瑞芝堂詩鈔及瑞芝堂文鈔兩種問世，他主編通志有六年之久，每日伏案在八小時以上，手不停寫，這是他引為值得紀念的一樁事情。本來完成一部全省文獻，是文化上很大的成就，當地社會上以他的文史舊詩造詣頗深，視之為「蒙古詩人」「塞北文豪」。二十三年他被任為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委員並兼任土默特旗總管。當二十四年他出席蒙政會二次委員全體會議，在會場上他表現了幹練而豐富的才識，

他的言論主張，引起了在座各王公的重視。二十五年改任綏境蒙政會的委員，這時的委員長是沙王。

日本軍閥對於邊疆同胞，一貫的用着挑撥離間威脅利誘分化的陰謀，這個陰謀首先被榮氏無情的擊碎。看榮氏在他所著的「應該表彰的俺答可汗」文中，有這樣痛快淋漓的表白：「當九一八事變以後，倭閥自以爲『滿蒙政策』的初步成功，於是對於內蒙各旗王公以及失意的蒙古青年，竭力施以金錢的誘惑和分化的煽動，以期遂其挑撥離間同室操戈的鬼蜮之謀。那時內蒙各旗有志節的知識分子，已多數入黨，受了三民主義的薰陶，都能理會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對於敵人的謬妄宣傳和惡毒的分化，也都能用清晰的頭腦加以分析。尤其民國二十四年三月間，倭閥所派的駐綏遠特務機關長羽山喜郎，因作者強制撤消德王派駐綏遠作情報的無線電臺，遂與作者起了一次風聞全國的直接衝突。自此事件發生以後，凡與作者接近的蒙古知識青年，更清清楚楚揭穿倭閥的『畫皮』，識破了猙獰的醜惡面目，自然都存了『去之若浼』的心理，不肯冒然上他的賊船了。」

榮氏既抱有這樣的國家民族至上的崇高觀念，和對於倭閥陰謀的透徹認識，所以到了抗戰的火炬燃起之後，站在塞北草原的前線發出了「蒙古子孫應繼承元世祖征倭未遂遺志參加抗日」的怒吼，降敵的德王譏他爲「枉讀詩書」，他以「這真是歐陽子所說『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了」還之，其志行高潔，讀之誠不勝令我們景仰！

綏垣吃緊，各機關撤退，馬占山將軍邀榮氏共守，他感賦一首：「介子旌旗去不旋，樓蘭舊績蕩飛煙。長官獨欲全三晉，鎮將誰能顧九邊。已拚金甌成墮甌，那堪銅柱久支天。軍民共決嬰城策，愁誦睢陽傳後篇」。其爲國忠貞，步武睢陽之志，躍然紙上。當綏垣被圍正急，他的夫人拋棄了鄉間的兒女，隻身潛入省垣來看他。他因此感賦：「郊原血戰路難行，底事荆妻更入城？此舉何殊探虎穴，存心真欲踐鴛盟。挂冠早去吾慚汝，投袂重來我累卿。報國得借無別憾，忍瞞兒女不勝情」。讀之令人不勝英雄兒女萃於一身之感。當綏城既破，他偕着他的夫人犯難出走，他們的兒女因在山村避兵，竟未及攜帶，他又愴然有作：「薄暮南城遭敵毀，閭閻遠近哭聲起。紛紛戰士走北郊，奔騰若傾三峽水。愧我文弱天所生，乘騎兩缺難舉趾。留定不可去不能，吾自有術光青史。此心既決轉夷然，靈臺內照清見底。大節不遺國族羞，高標豈種兒孫恥。森森短劍不去身，老妻旁睨喻吾旨。果室懷然悄無譁，死生所係爭些仔。忽報猶子從西來，列車部曲同蒞止，匆匆納履得成行，相看如夢雜悲喜。孤城燈火慘無光，別緒黯淡信何已。飄輪深宵過山村，雛兒穉女同匿此，停車亦欲呼與偕，途艱月黑無可使。吁嗟乎！諸兒日望爺娘還，誰料爺娘今去矣！國難未紓且置家，回顧老妻淚盈眦」。他的這篇史詩，更表現出他的臨難不苟免，大節凜然的風度，至於眷戀兒女痛懷離散之情，悽惻纏綿，一字一淚，這不啻是我們整個中華兒女在倭寇鐵蹄踐踏刀兵加臨下的一篇血淚史！

榮氏由歸綏退至包頭，復退至黃河南岸，備嘗艱險，到了札薩克旗，將他攜帶的綏境蒙政會的印信，奉歸沙王。不久，蒙旗宣慰使署成立，榮氏出任祕書長，並且兼任蒙政會常務委員和蒙古游擊軍第三區中將司令，贊襄沙王運籌擘畫，名實的成立沙王的股肱。他並且被選任為國民參政會第一屆參政員，曾來武漢參加會議，提供不少的治邊良猷。

榮氏現在是五十歲的人了，平居好靜，無事時澹旬累月不出門，不嫻交際，惟喜歡與一般後進談國學。衣食極簡樸，不好問家務，最愛收集古書，家藏逾十萬卷，為綏人藏書最多的一位。他的父親已經棄世，老母在堂，同胞兄弟八人，已去世五位，榮氏行四。元配妻丁氏，曾受舊教育，生三男二女，全家和睦。地方上人士對於他的和樂的家庭，都羨慕稱道。他景仰的古代人物是：孔子、釋迦牟尼、管仲、諸葛亮、司馬遷、韓愈、杜甫、蘇軾、成吉思汗。現代人物，他對於蔣委員長復興國家民族的邁古人格最為景仰，同時他對於張伯苓先生不改其志的辦理教育精神，亦非常欽佩。他自任土默特旗總管，就努力教育，除資助國內外留學生外，積極整頓該旗中小學校，成績極為優異。他今後的願望是：「能使邊疆子弟人人能受教育，落後的羣衆人人有生活技能」，便算滿足。他對於推進邊疆抗建工作，認為最要之點是：「須國家設法使邊疆曾受教育之羣衆有施展所能與所長之機會，假若長令有知識人隨無識者跑，無論如何，是絕不能有成績的，此點不改，餘皆空談」。最後他有三點感想：「（一）中國倫理有極可寶貴與應發揚之處，抗戰勝利

後，世界各國學者必有驚異而研究之者，我應自加珍惜，勿待人已有得而我反由外稗販也；（二）中國古代諸子之學問，均應分別研討，勿以儒家一途爲限，其中必能發現至寶；（三）邊疆民族之向心力，應着重羣衆，勿單注意貴人！他的見解警闢，目光遠大，實值得朝野切實的注意。榮氏現在成了西蒙青年的領導者，在此抗戰勝利卽到，建國正在發動之時，國人更寄與他無窮的希望和殷切的期待。

白海風熱河卓盟喀喇沁右旗人，畢業於軍校第一期，後赴蘇聯在東方大學研究政治，回國後在中央工作，不久又到北平軍分會工作。爲人沈默寡言，而待人誠懇，處事果斷有毅力，在抗戰之前，尙未爲人們所知曉。

百靈廟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成立後，德王遂成立該會保安隊，原想以此作基礎而擴大編制作爲統治內蒙的實力。到後來他受了日寇的誘惑，與日寇勾結的事實斷露。當時這般不甘做亡國奴的保安隊的蒙古青年，在雲繼先領導之下反正過來，當時中央卽編爲蒙古保安隊，以雲氏爲隊長。這件事情，最使德王痛心疾首，於是他設盡方法派人滲入隊中將雲氏害掉；並在畢克齊鎮發生一部分的叛變。白海風這時在中央任命之下來繼任先烈雲繼先的職務。

白氏接長此職後，對於部隊訓練領導的有方，頗爲官兵所愛戴。抗戰發動時，他駐防在百靈廟及大廟子一帶，不久與敵僞軍隊展開了戰鬥，旋因戰略關係奉命退守固陽。這

時德王密派親信三人，攜帶親筆函件，勸誘附逆。白氏乃將這三人處決，一面將函件轉呈中央。歸綏保衛的戰鬥，白氏的部隊亦調來參加。那時由挺進軍改編為蒙古混成旅，在歸綏南大黑河及南茶坊一帶，與敵軍滕井旅團作了兩日一夜的激烈戰鬥。這時因戰略關係，又奉命西退，由昭君墳渡河，取道伊盟的達拉特旗退往東勝，轉抵哈拉寨整編。當敵人由河曲、保德偷渡時，該部曾與友軍在府谷一帶，把敵人悉數殲滅。中央因該部苦戰不屈，勤勞甚著，把它改編為蒙旗獨立旅，再由獨立旅而擴編為師。

白氏除任軍職外，並兼任察綏蒙旗黨務主任特派員及蒙旗三民主義青年團特派員。到了今春伊盟事變後，他才辭去兼職，專心整練軍旅。勝利的大反攻，眼前到來，我們定能聽到白氏部隊再度踏上塞北戰場一顯身手的捷音！

奇俊峯·巴雲英

中華民族的抗日聖戰，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人無分男女，都有殺敵衛國克盡責任的神聖天職。這種中華民族不可征服的精神，在上海、徐州、武漢、長沙、和其他各地都有寫不盡的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表現。而在瀚海之南，黃河之北，巍巍高聳的烏拉山的南北兩面的東西兩公旗，出現了兩位殺敵衛國的蒙古山嶺英雄——奇俊峯和巴雲英，可

與花木蘭秦良玉先後媲美，「中華民族不會亡」，在這塞上兩位女傑的身上，不是可以體驗得到了麼？

奇俊峯女王，是烏盟西公旗扎薩克石拉布多爾濟（石王）的福晉。她的父親在清末是寧夏阿拉善旗有革命思想的一位王公，因此被革去王位放逐在外。她就隨着太夫人旅居北平，在這幼年的時候學習了蒙漢文字。她的天資聰穎，長於口才交際。民國二十一年她以十八歲的芳齡與石王結合，二十四五年曾任該旗東協理的額寶齋與石王之堂叔大喇嘛伊喜達格登勾結，受德王之嗾使，在旗變亂了兩年，方為駐軍救平。這是她結合不久，隨石王所經常的一段患難，也是磨練她政治能力的一個場面。二十五年石王去世，她這纔二十二歲就作了青春寡婦，幸而已懷孕在身。石王的左右想推前任管旗章京薩格都爾扎布襲繼石王的扎薩克職位，但她以身孕男女未明，堅持反對，乃以薩任東協理，護理扎薩克印務的妥協辦法了事，表現了她的政治才幹。果然二十六年四月產生一子，名阿勒騰鄂齊爾，於是繼承不成問題了。二十六年七七事變，西公旗為敵騎侵入，東協理薩格都爾扎布、西協理色令報屈膝降敵，勾結前變亂之額寶齋劫奪印信，威逼利誘，無所不至，而女王仍不稍為動。在生命危險艱苦困難的環境下，終於乘機於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夜半，攜着老母穉子，間道逃出虎口，重整部隊，執行蒙旗抗戰任務。中樞對於她的持志忠貞，深為嘉許，正式任命她為西公旗扎薩克兼防守司令，不久又兼任綏遠蒙政會委員及綏遠蒙旗黨務

特派員。蒙古歷史中女性任一旗行政首長的扎薩克和軍職的司令官，及黨政工作，她算是破天荒的第一人。

巴雲英是東公旗扎薩克額爾克色慶占巴勒（額王）的福晉，肄業於北平中國大學附屬中學。幼年時代，就喜好軍事，精嫻騎射，其風度一如男子。黃沙白草的漠野，常常看到這位妙齡女郎在馬上飄過。她景仰的古代人物是孔關岳三夫子和成吉思汗，現代人物崇拜的是蔣委員長。她和額王結合後頗能贊助額王，發展旗務。不幸二十五年額王死去，遺子貢噶色楞，年未十齡，旗政由額王的胞弟奇穆達林沁多爾濟（漢名奇天命）護理扎薩克印務。這是巴奇兩位女王前半的身世彷彿相同的地方。七七變作，旗境淪陷，奇天命附逆。巴女王深明大義，號召旗衆，撫攜幼王，抱着孤臣孽子的赤心，在烏拉山一帶，展開游擊生活。當時四面都是敵僞的勢力，她憑着能與士卒共甘苦，雖在冰天雪地之中，給養斷絕之下，不稍氣餒，設法轉進至烏當溝地方，以機動的恣態，到處襲擊敵人。有一次她與數倍她的兵力的敵人僞六師遭遇，鏖戰兩晝夜，殲敵四十餘，獲槍彈甚多，造成了光榮的戰役。二十七年七月方與國軍取得聯絡，遷旗府於五原。中樞對於她的精忠報國，甚爲嘉慰，任命她的兒子貢噶色楞爲東公旗扎薩克兼防守司令，她實際上仍居於攝政地位，主持一切。這是與奇俊峯女王似同不同的地方。可是她也受任了綏境蒙政會委員和綏遠蒙旗黨務特派員，在抗戰的蒙旗中，還是身膺黨政軍三方面的重任，和奇女王同樣占着蒙古歷史

別開生面的一頁。這兩位「蒙古姊妹巾幗英雄」，曾於二十九年南來重慶向最高領袖述職致敬，蒙古的抗日領袖沙王在重慶對各國記者談話，這樣誇贊過兩位女王：「烏盟西公旗已故石王之夫人奇俊峯女士，東公旗已故額王之夫人巴雲英女士，督率該旗軍民抗戰，屢予敵寇重大打擊，冲破日寇併吞蒙古迷夢」。她們對國家的貢獻，已在沙王的口中表白出來了。

馬鴻逵·馬鴻賓

馬鴻逵字少雲，在抗戰前就受命寧夏省政府主席。他的父親馬雲亭（福祥）先生，在國府奠都南京後，擔任蒙藏委員會的委員長，對人彬彬有禮，對國耿耿赤衷，理家嚴肅而和樂。那時少雲先生已近四十歲的人，擔任重要軍職，每晉見其父，執禮甚恭。雲亭老先生感激。蔣主席對他的知遇之恩，常常訓勉少雲先生效忠國家擁護蔣主席，一生勿二。少雲先生受了這樣家教的熏陶，加之他本人賦性誠篤，所以到了抗戰的號聲吹起後，他在最高統帥領導之下，作了西北重鎮——寧夏——的干城。寧夏是一個小而貧瘠的省區，在他的增加生產節省財力的慘淡經營下，尚能小有贏餘。抗戰發動後，在一個月中間，他為國家應募了百萬公債。七七二週年他又獻金百萬元，作為犒賞各戰場將士之用，來表示他「愛國厚恩」的報効熱忱。

馬氏當主政之初，在寧夏省府紀念週，（二十五年五月）發表了一篇「西北回漢問題之解剖」的講演，他首先指出：「回漢都是中國人，並且都是中華民族，本為一體，無畛域之分，不過是信奉伊斯蘭教與不信奉伊斯蘭教的一點問題」。這把漢回整個一體的關係，開頭提出，予那些挑撥分化者，當頭一棒，不能不佩服他的識見徹底。接着他說明伊斯蘭教普慈博愛救世救人的偉大精神，不過為「一般阿訇（念經人）關起大門念經，口中七說八道，誠恐教外的人聽得了什麼秘密似的，他們還未將教的意義弄明白，把教的範圍看得太狹太小，從未將教的宗旨給教外的人解釋解釋，使社會一般人都了然教的內容」。「一般念經的阿訇，差不多都未讀過中文，對於普通的常識，現代的一切，都茫然無知，不但中文未通，還有很多未把阿文意義及經典內容弄通的，他們對教徒講經的時候，穿鑿附會，曲解誤解的地方很多。如從前穆聖在戰事時期，鼓勵教徒奮鬥犧牲，爭取最後勝利的話，就誤為「殺敵人可以上天堂」。以這樣博大精深的教理，讓這些不通半通的人講，怎樣能夠發揮盡致，闡揚光大呢？由那些誤解的結果，所以就發生許多不幸的事件，和回漢間的隔閡，實在傷心啊！」他對於秀才孔子的罪人的這般真理的檢討，於是他決定「阿訇須學中文，灌輸普通常識，以求中國文化的溝通，進而達到回漢間感情的融洽，造益於國家社會。他認為「國家與宗教是一貫的」，國亡了宗教亦不能存在，所以伊斯蘭教徒應負起救國的責任；「人與宗教是不同的」，少數教徒行動上的不檢點，宗教不能替他擔

過。他這種思想的開明，認識的正確，我認爲有助於中華民族之融和團結，以及伊斯蘭教的發揚光大，和他一天統率大軍殺得倭奴片甲不歸，一樣的值得國人稱讚！

寧夏因爲省小人少，事權統一，加之馬主席的賞罰嚴明，政治上獲得了驚人的進步。如土地田賦之整理，水利之興修，樹木之栽植，保甲戶口之清查，國民身分證之製發，戶民輪流值日巡查辦法之製訂，戶籍圖之繪製，種種表現了馬氏幹練優越的才能。蔣主席去年蒞臨寧夏，對他予以獎勵，這不是偶然的。他並且曾向工業考察團表示：「寧省資源，凡可以開發者，歡迎各方投資，不論中央主管部，民間公司，抑或華僑，盡可前來，省府均樂於贊助」。這種開放的表示，更象徵着寧夏前途的光明。

馬鴻賓字子寅，甘肅臨夏人，現年六十歲，他和寧夏省政府主席馬少雲係從兄弟。持躬嚴謹謙卑，守忠恕之道，行仁義之風，非禮不言，非禮不聽，希聖希賢，學君子，做好人。因此他生平不圖名利，頗有「澹泊明志」之概，但是遇到平亂救國大事，向不後人。他這一作風感人之深，在十年前他到南京時，甘寧青旅京同鄉，對他衷心熱烈地歡迎，可以看出。

他在二十一歲的時候，充任西寧礦務馬隊連長兼放荒開墾委員並礦務委員。民國紀元前一年充甘肅西路巡防騎兵營營長。民初綏西伊烏兩盟各蒙旗受庫倫獨立之煽動，頗爲不安。馬氏率隊前往五臨一帶，宣布改革意義，各旗始就順服。三年充騎兵七營統領兼守河

套，歷年在綏西剿匪，安定地方，並負着防備外蒙的責任。八年春有假充清室大阿哥僞皇帝達爾留吉，聚眾五千餘人，擾害寧夏。馬氏率隊剿除，遂告消滅。因數年平亂的助績，國家歷授二等文虎、二等嘉禾、二等寶光嘉禾各種勳章和四獅軍刀。在黎元洪當大總統時晉勳五位升爲陸軍中將。又因保教事案，比利時政府授給他三等寶興（譯名）。九年冬充寧夏鎮守使，坐鎮朔方，捍禦邊陲。十五年冬充陝甘邊區剿匪總司令。十六年充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二十四軍軍長，十七年又調充第七軍軍長。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在十八年特任馬氏爲寧夏省政府主席，十九年並代理甘肅省政府主席。這是他由軍事生活走到政治生活的一段，甘寧兩省的民衆到現在還歌頌他的政績。到了二十二年他由政治生活又回復到他的軍事生涯，這年他參加了剿除進犯寧夏的叛軍。以後（從二十三到二十五年）他奉命剿辦隴東一帶之匪，他的剿匪是秉「教而後誅」的政策，第一步對匪徒們曉以大義盡以忠言，萬一怙惡不悛，然後即加之以兵，但到了戰勝後，他誥誡部下，勿予殺傷，充分的流露出儒家的仁愛宗教家的慈悲精神。因此秦隴人士給他一個「馬善人」的稱號。二十六年調充八十一軍軍長，同年冬兼綏西守備司令，率隊北上，參加抗日，在固陽安北一帶，與敵激戰年餘。二十九年充任伊盟鎮撫司令，防守伊北包、薩一帶阿防，與敵血戰數年，收復黃河南岸失地約六十餘里。國府特授他以干城獎章一枚，平生因剿匪著績，記功嘉獎者數次。三十年春，因連年作戰，奉命調駐甘寧邊區

整訓。作者屬此文時，馬氏正在戰時陪都晉謁最高當局請示機宜。在不久對倭大反攻的號聲中，我們預祝這位爲國干城的馬將軍，本着他平生剿匪致果的精神，殺得倭寇一個痛快，來紀念他的花甲高齡。

馬步芳·馬步青

馬步芳字子香，甘肅臨夏縣人。他的父親馬麟老先生主青海省政時，以興辦教育爲其施政之惟一目標。馬老先生去世後，因其遺愛在人，人民自動的爲他建設偉大的祠堂，來拱養紀念。以後子香先生的叔父馬麒老先生繼長省政，亦深得到一般民衆的愛戴。馬氏可說是一「官門子弟」，在一般常情上，往往不能繼承先人的遺緒，然而他畢竟是一位有守有爲的志士，能將他先人的遺志發揚光大。到今天，不但對地方，而且對國家民族已盡了相當的忠孝，這是首先值得我們讚揚的。

子香先生按步就班的從營長、團長一直作到旅長、師長、軍長。在馬麒老先生主政時期，他並且兼任了省政府的委員。到了抗戰軍興後，他就受命青海省政府主席省黨部主任委員，可說是一肩擔負了青省黨政軍的重任，這時他年方三十六歲。在中國裏總算是一位「青年主席」，惟青年是富有蓬勃的朝氣，熱烈的情懷，負責的態度，勇敢的作風。在二十

九年他將他的價值數千萬元的私人產業，捐獻給政府，作為興辦學校的教育基金，博得社會上很大的讚美。

在抗戰的六年間，也就是他主持青海省政的六年間，他所揭出的「六大中心工作」的口號，已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收穫。這六大工作：第一是「編組保甲」，第二是「訓練壯丁」。保甲編組的範圍已推行到蒙藏各族，其效率有人譽之為「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壯丁的訓練，是為保護地方治安之用。因為青省人口少，過去徵兵都是以馬代兵，聽說去年已奉到中央命令徵了六百個壯丁服役。第三是「厲行禁煙」，禁煙是青省多年一貫的政策，現在「黑籍人民」，已不多見。第四是「推行識字」，從十五歲到五十歲不識字的人，每年須受認識一千字的訓練，去年已有十萬人在這種訓練下認識了字，全省中學師範職校已有八所，中心小學一百三十一所，國民學校八百零五所。第五是「修築公路」，全境有公路十餘條，共長二千餘公里，不過現在可利用的還是從蘭州到西寧二百二十九公里的一條。第六是「積極造林」，它的成績可與寧夏比美，時間已推行了七年，栽植已有了六七百萬株。政府強迫學生、公務員、喇嘛、民衆，每人每年須植樹五株至十株，所以「綠化的青海」，已為國人所謳歌了。

馬氏認為邊疆迫切的建設工作有五點：一是發展內地與邊疆之鐵路、公路、航空聯絡，以充實國防；二是在可能範圍迅即建立相當規模之兵工廠及與軍需有關之工廠，以濟

要需；三是沿海封鎖，外貨來源斷絕，宜迅即建立各種輕工業工廠，並發展各地原有之手工業，以應國民日常需用；四是邊疆人稀地廣，荒地所在多有，以盡力開墾之，以增加戰時生產；五是開發礦產，樹立重工業基礎。以上五點，是馬氏主政之初，答復作者的詢問，現在六年了，在年來開發邊疆的高潮中，我們更感到其重要性。

青海是一個宗族複雜的省分，各宗族在馬氏領導之下，頗為融和。蒙藏王公千百戶貴族優秀的子弟，不少被他提拔任用，或當他的隨侍人員。這一作風，頗能促進蒙藏領袖，對他的親信和擁護。伊斯蘭教是不崇拜偶像的，一次省府紀念週後，有一年高的阿訇，質問他爲什麼向總理遺像敬禮。他的答復是遵照國家的制度，敬禮紀念國家開國的偉人。他接着反問這位阿訇，你到這裏來是走的什麼路？是不是「中山路」，這位阿訇，也就啞然無詞以對了。

子香先生今年（三十二年）已過了四十歲，他的公子已當了副軍長，贊襄乃翁，治理軍務，一門三世，叨蒙國恩。我們希望他本着摩頂放踵的苦幹精神，來做成抗戰建國所要求青海的課題。

馬步青字子雲，他與馬子香主席是胞兄弟，馬氏居長，子香主席行二。他們的三弟名步瀛，操持農務。馬氏在甘肅省立第一中學畢業，民國十一年任綏遠第四路警備司令，十二年任陸軍第五混成旅少將騎兵團長，十七年任國民革命軍二十六師七十七旅旅長，十八

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第四路二十二師六十五旅少將旅長，十九年任洛陽警備司令，二十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第四路二十六師中將師長，二十一年任甘肅騎兵第一師師長，二十二年任中央新編騎兵第二師師長，二十五年任陸軍騎兵第五師師長，現任甘肅公路督辦柴達木屯墾督辦兼騎兵第五軍軍長。我們看了馬氏的經歷，可以說年年高升，荷蒙中央開發邊疆的國策下，他又擔任了面積約三萬五千平方公里略小於日本三島的柴達木屯墾要職，他與他的二弟馬子香主席稱得起難兄難弟了。

馬氏善騎射並精嫻各種兵法及兵工建設，日常除訓練部隊外，且好讀書習字研究三民領袖言論。前青海省府祕書長黎雨民先生及現任甘肅臨參會副議長范禹勤先生是他的好友。甘肅耆紳段永新、張鴻汀、基香齋、水梓、李偉如、魏惠菴、李蘭軒等是他的益友。他景仰岳武穆、戚繼光、曾國藩諸先哲，他更崇拜林故主席、蔣主席。

他在二十一年奉命駐防河西後，勦滅了甘涼肅一帶土匪，使閭閻安堵，地方秩序穩固。他對於新生活運動倡行不遺餘力，西安事變，他首先通電擁護，委座反對張楊，他曾勦匪以安定邊疆。二十六年禁絕河西鴉片及釀酒，並督修甘新公路，三年全部工竣，蔣委員長獎洋十萬元並晉給二等雲麾勳章。七七事變後，派隊東下，參加抗戰，此外提倡大規模造林，興辦各種實業，尤其創設了各級青雲學校，及倡導獻金，受過政府明嘉獎。他對於推進邊疆工作的意見是：精誠團結，喚起各族愛國思想；普及教育提高邊

人民智識；墾荒移民繁榮邊疆農村；振興實業促進邊疆生產；便利交通運輸有關抗建物
開發礦產供應前後方軍民需要。以上六點也可以說是馬氏治理邊疆的六大中心工作的

在青海西北部祁連山和積石山之間，橫穿着一道柴達木河的水草豐美的盆地，它包含着
部分：察罕烏蘇、夏日哈、香日德（班禪游牧地）、宗家、巴隆、和克魯溝，總名之爲
柴。這裏面有蒙藏同胞度着他們的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底見牛羊的游牧生活。柴達木
西北高東南低的盆邊區沙漠區和溼地區構成的地形，氣候較西寧一帶還覺溫和，那裏
的森林和滋養人生的農作物，還有豐富的鹽、金、鉛、硫磺、煤、硝、銅等寶藏，還
誠樸而信佛和平的十萬蒙古同胞，有新近流入好勇鬪狠的二萬五千哈薩克民衆，還
的藏漢回兄弟。這原始的自然人文織成的畫面，如何把它「濃裝淡抹」起來，是需
有才幹的手筆；怎樣把這片處女地開發繁榮起來，是需要一位苦幹實幹的鬪士來領
甘青公路的開闢者馬子雲先生接受了中央交付他的這付擔子——屯墾督辦，同時又
我呼喚一般有志青年去當「邊疆屯墾員」的號令聲中，馬氏就宣布了他的今後態度
：「今後決奉中央政令及 委座前方作戰後方生產之訓示，本個人職責，努力屯墾
作，實現政府移民計畫，並矢志打破享受觀念，盡個人之財力能力，貢獻於國家民族，
所謂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並願與民衆打成一片，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以期爭取最後勝

利，完成抗建大業」。中國人常慨嘆的是「英雄無用武之地」，馬氏既有這樣的抱負，又遭逢了國家這樣的付託，我們敬祝柴達木屯墾成功，馬氏事業成功。馬氏有子二人，長名緒援，次名連援，女二人，長名月娥，次名玉娥，均在讀書。馬氏的叔父前主席馬麒先生，在抗戰前曾赴麥加朝聖，現任國民政府委員。馬氏一家，可稱得「出將入相」，在中國社會裏算是不多有的門庭。

喜饒嘉措·東本

黃河長江源頭的青海，彷彿成了產生佛教法師的聖地。五百年前的宗喀巴大師，在佛教上振衰起敝的盛名赫赫不要說，現在大名鼎鼎的西藏三大寺的兩位格西——喜饒嘉措和東本，也都是這個聖地產生的人物。

「格西」是西藏的僧制之學位，有的譯為「格什」和「格喜」，是善知識的意思。三大寺是西藏最高的學府，這裏學經的喇嘛，必修完釋論、般若、中論、戒律、俱舍五部經典後，再經過考試及格，方能享有這格西的學位，所以內地有譽格西為博士者，這確是一個榮譽的頭銜。

喜饒嘉措是青海循化縣起台溝人，幼時出家於古雷寺，後在甘肅拉卜楞寺受戒，十

二歲進藏入哲邦寺果莽學院修業。喜氏天資慧敏，博聞強記，加之勤奮用功，堅苦修持，到了民國五年三十二歲的時候，就考取了第一名拉然巴格西學位。這時對於佛教大小乘顯密各派宗義有深切的了解。其後受十三輩達賴之命，任校刊大藏經總纂職務，任職十二年，先後校刊甘珠爾部及布頓全集一百三十餘函。他校對時對於經典中有刪改，達賴怒欲割去其手，後因各方營救始免。其後退居哲邦寺專事教授著述生涯，大部著作有二十餘種，其已印行者有濟噶呼圖克圖傳等六七種，現時三大寺學者及西藏政府官吏出其門下者頗多。

中央爲溝通漢藏文化，由教育部蒙藏委員會約請喜氏來京講學，喜氏於二十六年春，由藏經印度入京，應中央、中山、北京、清華、武漢五大學之聘，擔任西藏文化講座。抗戰後又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有保護佛教的提案提供參政會議。二十八年奉派至青海藏族各地宣傳抗戰及中央德意，並視察宗教及邊民疾苦。國民政府以喜氏「勞瘁弗辭，護國精誠，深堪嘉尚」，特於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明令頒給「輔教宣濟禪師」名號。今年（三十二年）夏，喜氏又奉中央命入藏宣達中央及委座的德意，及抗戰建國光明的前途，作者執筆屬此文時，諒喜氏就要乘「七八九路好走」青藏的季候，啓節前往，我們想西藏的官民，將來得到他一番啓示，必能促進中藏的關係益爲密切。

喜氏現年五十九歲，既無父母，又無兄弟，平居生活簡單，緋紅的面龐，雪白的鬚

鬚，高長的身材，態度和祥，充分流露出學者的風度。而他的賦性爽直，長於詞令，議論縱橫，談吐風生，聽者爲之折服。平生不作自欺事，不存惡心，他對於抗戰的信心甚堅，聽說一次有人向他說出動搖的事情，他毫不客氣的予以面斥。他願終身從事於文化工作，並設法溝通內地與西藏的文化。

東本法名昂旺傾珠，青海玉樹邦吉人，現年六十歲，爲該地絨布族東本倉之子，十一歲在章德寺出家，二十歲入藏進哲邦寺深造，從鄧瑪洛曲學經，修持堅苦，精通內典，得三大寺第一名拉然巴格西學位。他的聲譽和喜饒嘉措格西相伯仲。

東氏通梵文，長於醫理，對於繪塑一道尤爲精擅，有時在桃核上刻釋迦牟尼及各種佛像，眉目清晰，神態畢肖。此外又有一段因緣，他於二十八年仿作者主編寄發邊地的蒙藏月刊所刊的領袖玉照，繪一肖像，極如領袖神情。並親題「大智大仁大勇之蔣委員長玉照」等字樣，後爲領袖所見，極爲贊許。他爲來內地修法，解除衆生的苦難，並一償晉謁領袖的宿願，不聽弟子勸告，毅然由西藏拉薩啓錫東來，本年一月過西康理化時，曾參加班禪大師轉世靈童之尋訪測驗事宜。過成都章嘉見之，備致禮遇，今年夏天乘機飛戰時陪都展謁蔣委員長，委座對之印象甚佳。

一天他約蒙藏回旅京人士在卡爾登吃飯，席間他發表了簡短的談話，大意是：「我在西藏研究經典三十餘年，未嘗外出。此次東來，方知道中國及其邊疆之偉大，西藏一般有學

問的人，多自負不凡，但是我這次坐了飛機，看到科學的東西，才知道我們的學問不夠，有待學習的地方太多，希望今天參加的諸先生，負起建設新邊疆的責任」。這一番話更表示了東本格西認識的正確，態度的率真，沒有一點虛偽氣味，恰是一位學者虛心研究的風度。藉此更可以知道西藏一般高僧官吏，實有來內地觀光之必要。他在另一個地方，發表了中藏關係論的一段談話，他說：「西藏之佛教，係來自東方漢地，其基礎得以奠定，實賴內地若干大德及歷代帝王之大力維助。故西藏之佛教，必須國力保證。中國強盛，則西藏佛教得以發揚，西藏佛教興盛，則中國亦可因而得到幸福」。這段言論的警關獨到，實足發人深省。

東本格西身體比喜饒略矮而健壯相同，態度端莊嚴謹，沈默寡言，一見即知其為修持堅苦之大德，他曾任拉薩密宗學院法師，據聞他每遇閉關，則獨坐一室，多以冷水糝糲充飢。東本與喜饒的不同處：喜饒長於因明，是一位理論家，東本長於醫方明工巧明，是一位科學家。梁啓超評程明道、程伊川弟兄不同的學風說「明道是高明的人，秉賦純美，不用苦功，所得甚深，伊川是沈潛的人，困知勉得，死用苦功，所得亦深。」拿描寫程明道的用之於喜饒，拿描寫程伊川的用之於東本，或許相像。東本這次在陪都逗留期中，中樞各長官予他以熱烈之歡迎招待，中國嘉惠遠人之精神，定能使他感奮興起，為國努力。作者承格西以梵文題名見贈，在此敬表謝意！

嘉木樣·黃正清

拉卜楞寺在甘肅西南，黃河支流大夏河的上游，夏河縣境內，是甘、青、川、康四省邊區藏民信仰的一個中心。這四省邊界的藏民區，據說相當於江蘇一省之大，拉卜楞所屬一百零八寺，大部分分布在這片遼闊的區域中。嘉木樣就是拉卜楞寺的活佛，黃正清是拉卜楞的保安司令。

拉卜楞在漢唐時代，就是藏人的活動區域。到了元代，蒙古的遊牧民始發展到這個地方，衍為蒙藏的錯牧區。清初青海和碩特部顧實汗的第五子伊勒都齊的後人放牧於東連拉卜楞之前首旗，康熙四十年封多羅貝勒，五十六年晉封郡王。雍正元年以從大軍送達賴喇嘛入藏有功，晉封黃河南親王，三年授扎薩克。當康熙四十八年河南親王以甘家高僧嘉木樣學行高超，特由西藏迎至拉卜楞，獻地建拉卜楞寺供奉駐錫，並將他的旗地送給嘉木樣，這是嘉木樣主持拉卜楞寺的因緣。後來嘉木樣感激親王的德施，供奉親王夫婦的遺骨於大經堂，使僧民永遠頂禮。而河南親王的旗地，就變成了拉卜楞寺的產業，到現在已有二百三十多年的歷史了。

嘉木樣一世著有因明中論等十五部，為佛教中之名著，因此提高了拉卜楞寺在喇嘛教

學術上之地位，到今日有六大寺之一的稱呼。現在的嘉木樣已是第五世了，現年二十九歲，西康理化縣人，幼受業於拉科倉、陽曾倉、及康薩諸活佛，爲拉薩哲蚌寺的格西。他的父親名位中，曾任各番總辦，長兄黃正清，現任拉卜楞保安司令，次兄黃正本爲拉卜楞寺大襄佐，管理該寺及其屬寺的一切政教事務，弟黃正明係阿莽倉活佛，可說拉卜楞的宗教，政治，經濟，軍事諸大權統統掌握在他的昆仲手中。嘉木樣平居對時間極爲寶貴，飲食起居，皆有定時，有專司之人，誦習功課，異常認真，作事時心不二用，爲僧人灌頂傳法，辯才卓著，雅俗都能領悟。富有振新果毅精神，對於所訂的教律，無不率先躬行，以啓導僧入遵循。平時除精研禪籍外，並喜聽國內外時事，所居的私寢，徧懸一切科學機械自然衛生及戰爭之掛圖，酷愛音樂。深慕內地文化，對於現代科學，喜歡研究，性好動，重感情。釋迦牟尼、宗喀巴、玄奘法師，固然是他所崇拜，孔子、王陽明、國父中山先生、和我們的領袖，他同是崇拜得很。在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國府以他闡教邊陲，翊贊統一，特明令加給「輔國闡化」四字名號。二十五年班禪大師蒞臨拉卜楞寺，他得見班禪之儀仗盛美，感從雄武，他深深感到中央對佛教維護的至意，加之聽到班禪大師的一番宣布，更加深了他對中央的信念。他經常以宗教的力量，在甘青川康四省邊區，作廣大的宣傳，藏區民衆因此咸生正信，傾誠擁護中央。抗戰發生後，二十八年他到拉薩傳集三大寺佛僧，宣揚抗戰國策及中央德意，並祈禱抗戰勝利，領袖健康，同時飭令拉卜楞及所屬一百零八寺組織

慰勞代表團前來重慶獻旗致敬，並獻羊皮萬張。二十九年他在回拉途中，隨地隨時向邊民開導。三十二年六月又赴四省邊境宣化，本年冬再度組織「拉卜楞寺所屬一百零八寺教區藏族僧民致敬 元首代表團」，由他的長兄黃正清任總領隊來渝致敬，並獻飛機三十架，打破了邊民向國家獻機的紀錄。他對於推進邊疆建設的看法，認為「應由政府積極注意邊疆教育，溝通漢藏文化，並便利交通，確立政制爲首要，一切工作均配合宗教適應環境，庶能收循序漸進之效」。他並且「以佛教救世降魔之精神，輔翊國家，作到我中華民族，皆能安樂康寧，降伏爲害人類和平之侵略者，共躋大同佛域，一切災禍，皆能消除，國運昌隆，教義宏揚爲志願」。嘉木樣今年尚不到三十歲，已有這樣的表現抱負，我們願拭目以看他的更大的貢獻。

拉卜楞保安司令黃正清，嘉木樣的長兄，他的名字，在國人的耳鼓中，好像格外的熟悉，不是他最近率領拉卜楞代表團到陪都致敬，始惹起國人的注意。他在抗戰之前，民國二十三年一度到了南京，歡迎班禪大師，督調 領袖聆訓，他魁梧的身軀，奇異的番裝，在浦口車站月台上雄糾糾的矗立在歡迎班禪的人羣中，真好像是鷄中之鶴，象徵着黃帝子孫仍壯健如昔。黃氏字子才，現年四十一歲，甘肅政治訓練所畢業，他的佛弟嘉木樣的成就，可說是出在他一手的贊襄。他曾任拉卜楞藏民文化促進會理事長，甘肅五族學院教授，蘭州市黨部監察委員，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七方面軍總指揮部番兵游擊司令，

二十三年改任拉卜楞保安司令，二十五年兼任護國宣化廣慧大師西陲宣化使班禪行轅台吉，二十六年兼任頒委之二等一級都領，三十二年兼任三民主義青年團甘肅支團夏河分團籌備處主任。黃氏幼從拉卜楞寺拉科倉活佛及甘肅鄧隆先生求學。虔信佛教，重尚澆義，自奉簡約，注重秩序，每日休息時間，只有六小時，辦公會客均分漢藏兩種時間及地點，自五時起床迄下午四時，處理藏區及司令部事宜，每日晚間聽收音，注重國內外戰時消息及名人講演和一切公布之政令。記得在二十七年的時候西康劉家駒先生來重慶在中央廣播電台藏語廣播，黃氏聽到後次日給劉氏打來一個電報，表示欣慰之忱。平時對於長上極有禮貌敬意，對於朋友誠摯，對於部下寬大。愛讀總理遺教 總裁言論及報章雜誌。好騎馬射擊，夏季喜好住在行軍帳幕中。民國十六年河湟匪擾，糾集部衆，加以驅逐，二十四年，協同國軍剿匪，並輸送大批糧秣接濟軍需，因此匪患未能蔓延到藏區。抗戰軍興以來，維持後方藏區治安。三十三年一月率領拉卜楞代表團來渝向元首致敬。在致敬詞中有：「元首膺新，邊胞同慶，不僅承繼總理革命大業，更事推進發揚，復以領導抗戰七年，廢除不平等條約，躋我國於四大盟國之列，摧毀強暴，勝利在邇，曠世奇勳，實與我佛教鼻祖釋迦牟尼佛，黃教始祖宗喀巴佛，拉卜楞大寺嘉木樣一世佛，媲美博愛，慈悲、光明。正覺，同受蒙藏人民之虔誠頂禮也」。元首當時表示欣慰。他在中國邊疆學會等四團體的歡迎會中發表其到渝後的第一次演說，對於漢藏文化的溝通再三致意，他對於

國內各宗族是一個整體，亦有透徹的認識。他對於邊疆工作之推進，表示：「以藏民區域言，應尊重其信仰，考究其歷史，適應其環境，並在可能範圍內，引用其宗教力量以及原有的部落組合，並借重當地政教人才，因勢利導，特定實施規制，中央並予以人才技術物力的扶助，分期着手，並積極便利其交通，則抗建工作之推進，方有事半功倍的宏效」。他又以邊疆尤其藏民區域文化落後，民智未開，尙過着游牧生活，因而立志：「盡個人十餘年來對邊疆負責之經驗及認識，促請及效忠中央開發邊疆之事業，庶三民主義之理想社會能實現於藏區，並藉以鞏固國防」。黃氏除對於釋迦、孔子、宗喀巴大師、國父、總裁同深崇拜外，他對於班超、關羽、岳飛、曾國藩諸人極爲景仰。我們對於黃氏的精明幹練，及其政治環境的優越，居四省邊界大有爲之地，祝他擔當起邊疆社會實行三民主義的鬪士，不讓班定遠專美於前。

編後

這本小冊子的人物，除嘉木樣黃正清外，都是在三十二年十月前寫成，因送審關係，輾轉費時在半年以上，迨是稿發下時，已到三十三年夏初，因將嘉木樣等寫入。其餘的邊疆人物，本想一併寫成列入，無奈近來因教書編稿過於繁忙，時間仍不許可，只有晚一步補說了。

編者三十三年五月

邊疆人物誌徵求資料表

姓名	別號	籍貫	年歲
學歷	著作		
經歷			
特長			
與日常生活愛好			
良師			
益友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滬一版

中國邊疆學會叢書

邊疆人物誌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主編者 中國邊疆學會
編者 黃奮生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校整
：：
斌海

(1962)

國家圖書館



002900301



2.6
46

籍

圖書

分類